

山水人物印象記

熊佛西 著



大道文化事业公司總經理

山水人物印象記

目次

目次	
一·先來一段閒話·····	(3)
二·桂林風景甲天下·····	(7)
三·八桂山水中的幾個人物·····	(11)
四·桂林的三寶及其它·····	(15)
五·峨嵋天下秀·····	(18)
六·青城天下幽·····	(22)
七·新都風光·····	(25)
八·憶廬山小住·····	(28)
九·懷北平·····	(32)
一〇·北平西山的紅葉·····	(35)
一一·漫記興安靈藥之遊·····	(37)
一二·長生鄉·····	(40)
一三·牯牛山下中秋月·····	(44)
一四·劫後香港·····	(47)

一五・懷古石老人……………	50
一六・書陳家福定之……………	54
一七・故畫家王夢白……………	58
一八・舊玉孫海心術……………	62
一九・懷柳慶詩題孫戈蘭……………	65
二〇・南國劇翁田壽昌……………	66
二一・南社詩翁柳繩子……………	73
二二・懷志摩……………	80
二三・懷亡友許地山……………	89
二四・懷司徒校長……………	93
二五・梁任公先生二三事……………	93
二六・一位不相識的青年……………	100
二七・嬰嬰……………	100
二八・不平凡的和尙……………	100
二九・懷香港文化人……………	100
三〇・寫給母親在天之靈……………	112

先來一段閒話

二十年來，國文處理理論的文章也寫得差不多了，再寫恐怕要成爲無病呻吟了。且理論必須實踐，沒有實踐的理論文字等於廢話。現在只好冒充風雅，談談個人所見到的山水和人物，不拘形式，不事藻飾，想到那裏寫到那裏，將這些複雜的印象記載下來，就教於讀者。可惜個人交遊不廣，見聞有限，難免不帶點油鹽紙張，空費讀者的寶貴光陰。

幼年讀書，讀得太史公的文章是出於遊覽名山巨川，總覺得有些莫名其妙，心想名山巨川與文章有何關係？且覺得這山這水都是紙份子弟的事情，與養生玩弄，一樣而無聊。及長，到北平讀書，春秋佳日常隨同友到西山去爬山，到居庸關去旅行，遊罷歸來總是一身臭汗，吃飯要比平時多吃兩碗，晚上睡覺格外香甜，每日的工作精神亦特別好，這才漸漸了解遊出遊水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此打牌、飲酒、坐在屋裏胡談，要有意義得多。

記得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曾用英文練習寫了一個獨幕劇，要求英文教員給我修改，那時正過着學校放春假，他是一位五十多歲的美國人，他打算攜着他的妻兒子女去遊山，見我去求他修改劇本頗有難色，他說：「耐不住，要十天以後我才有功夫給你看劇本，我要利用這五天春假帶着全家子去爬

山，這一次旅行對於我們全家的健康大有關係！」我當時聽了真覺得奇怪，爲什麼旅行在他的生活中佔着這麼重要的地位？但今日我才深深的體曉他的慧識。

從此我對遊山逛水雖漸感興趣，但不知如何欣賞他的妙處。後來回到北平教書，朋友中有不少名士畫家，他們一方面從事詩畫的寫作，創造藝術；一方面遊山逛水，探求名勝。在他們的熏陶之下我又深深的感到遊山逛水不是一件易事，沒有文藝修養的人實在不容易領慕山水的妙處，因爲詩、畫、音樂，在欣賞山水的時候必然溶渾成爲一體。

不過我終究不配稱爲名士詩人或畫家，所以雖然喜歡遊山逛水，但還沒有成癖，譬如友人中傅沉叔張大千諸先生均爲當代名士畫家，他們對於遊山逛水似乎養成了一種「遊癖」，他們幾乎每月必遊，不遊，在他們的生活上必感到不快。大千去年與我們尚遊峨嵋，今年又赴敦煌將古探勝。沉叔先生抗戰以後消息隔絕，不知現在何處，不過據我所知他是前輩中最有「遊癖」的一位，而且他已遍覽中國名山巨川。不過天下秀麗的峨嵋他還沒有逛過。記得有一次他和我說：「我是四川人，可是我沒有逛過峨嵋，真是一件生平最大的憾事，現在已經到了快死的年齡，可是不逛峨嵋，死有遺憾！」——由這談話可以看出他老先生對於遊山的熱情！

對於山水我雖愛好，但沒有像他們兩位先生這樣的熱情，而且遊山逛水如收藏古玩字畫一樣，俱

需要些資本——不但需要錢，還要閒，有錢而無閒，有閒而無錢，都是不容易辦到的。而這兩種條件我都沒有。所以我從沒有特爲用若干金錢或費若干時日到某地去逛某山去遊某水！我總是順便逛山遊水，譬如因事到嘉定，我必順便登峨嵋；到桂林我必順便遊陽朔，到嘉定不登峨嵋，到桂林不遊陽朔，我認爲是一件極可惜的事。

最近有一位朋友說笑話，形容一個人愛錢貪污：他說有一種人——譬如說新官到任吧，——到了一個新地方他必把自己回去的路費先撈起來，以防鬧出什麼亂子來免得給鬧出走而路費無着！但另有一種人，是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必先將該地的風景名勝遊覽無遺，然後才開始「辦公」，免得將來調差他去沒有機會遊逛該地的風景名勝。我覺得頭一種最無聊，後一種人比較有趣；頭一種人在今日的中國似乎非常普遍，而後一種人比較少。

至於我這裏要談的人物，不是一般傳記上的偉大人物，祇是我認識的前輩和師友，他們每人都有特殊的個性和作風，在生活方面都給了我深大的影響。有的已經作古了，有的現在還健在；有的是名流學者，有的是勞工苦力。我祇表揚他們的長處，而不指責他們的短處；我不是阿諛，只是表示敬佩。古人說：「交遊遍天下」，又說：「聽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想到這一點我真是慚愧，因爲自己的性情孤僻，認識的人非常少，所以海內多少名家奇才都未能瞻仰豐采。親聆教益，至爲憾事。

桂林風景甲天下

近水樓臺，就先談我對於桂林風景的印象吧。

從外省到這兒來的朋友，見面必問：桂林山水甲天下，究竟是否名符其實？關於這點似乎有兩派的意見：一派認爲桂林風景甲天下，的確名不虛傳，奇偉雄壯，——一峰，一水，一花，一草，皆足令人留戀；另一派相反的，認爲桂林毫無風景可言，所見的僅是幾個秀峰而已。甚至還有人形容桂林的山峰是綠油兒堆成的。這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人的情趣不同，因之見解亦異。

月前在一個小小的講會上，席中除了廣西的幾位首長，還有最近來桂卜居的章士釗先生。席中談起桂林的風景。章先生說桂林的風景的確很好，可憐爲世界遊覽區，惜現在到此來遊歷的人，因爲缺少關於風景的說明和指導，有時莫名其妙地住了一兩天就走了。這實在是一種遺憾。章先生很希望本省當局能够編製一些關於桂林風景的圖冊，予以外來旅客遊覽風景的方便。這的確是很好的。

桂林風景甲天下。當我二十四年初次遊桂林的時候，彷彿覺得自己到了一個仙境，雖不是世外桃源，但却是一個別有奇趣的世界。當時我曾登獨秀峰遠眺，月牙山坡上看花橋的倒影，象鼻山下其夜泛舟，陽朔的碧蓮峰上觀雨……這一切都深深的印在我的腦海，所以我當時離開桂林的時候，樂羣社的管理人叫我請字留念，我就沒有誇張的寫上了「桂林風景甲天下，廣西政績冠全國」。因為同時我還到梧州、南寧、柳州、武鳴等縣參觀各種建設。這多年來凡有人問及我關於廣西的一切，我必滔滔不絕的讚許！記得當時與我同遊的有徐悲鴻、王濟遠兩先生，老友孫紹園先生更予以種種旅行上的便利。

這次我到桂林來又得了許多新的印象。我覺得遊桂林必須遊陽朔，遊陽朔必須乘船而去，因為這條水路有纏綿不絕雄奇秀麗的山和水，倘若遇到雨天或月夜，那更有說不出的美妙；千百挺拔的奇峰環抱着碧綠的灘水，遠遠的看去：煙雲瀰漫，翠峰忽隱忽現；近處是清澈透底的灘水，三五漁筏，飄流蕩漾，漁翁披着蓑衣撒網，鸞鷺獨立竿首，任何傑作的圖畫也無法與這天然的圖畫比擬！碧蓮峰臨江聳立，衆山環抱，好似一朵蓮花。

這種奇特雄偉的壯觀，只有世界聞名的加拿大邊境的「萊伽瀑布」，勉強可以能够與之媲美！登碧蓮峰遠眺，尤其在雨天或在夕陽西下的黄昏，真使人讚歎天下風景止於此矣！由羊角山再前行，爲清江渡，此處以瀟灑秀麗見勝，有人說桂林的風景缺乏瀟灑秀麗之風姿，倘若我們一臨陽朔的清江

渡，便覺大謬不然，其秀麗有如杭州之西湖，其瀟灑有如姑蘇的金山。所以遊桂林萬不可不去陽朔，因為桂林風景甲天下，陽朔風景甲桂林。

有些人對於桂林的風景頗為失望，這由於他們在桂林的時間過於急促，只到中山公園望了驚孤立的獨秀峰，到七星岩看了看深暗的岩洞，他們便以為桂林的風景止於此矣。其實桂林的風景不在獨秀峰和七星岩，而在整個的桂林區！不信你站在中正橋上憑欄環顧遠眺，每個角度都有它特殊風趣；你若沿着漓江步行到穿山一帶，你會欣賞稱讚不已！倘你有一小時的清閒，到定桂門外，駕一葉輕舟，溯江而上，月夜或黃昏，雨天或晴霽，山影人面倒映在水裏，微風拂髮，水聲潺潺，真有無限的詩意。今年中秋月夜我曾買舟獨泛象鼻山下，那一夜，是最陶醉的一夜，我永遠不能忘記。

任何風景的優美都與季候時刻有密切關係。春有春景，秋有秋色，晴日有晴日的情調，雨天有雨天的風趣，風景隨着季候時刻而轉變，桂林的風景尤其是這樣千變萬化，有時甚至一日數變。不過我認為欣賞桂林的風景最好在雨後，這時景物格外清新。其次是在月夜，月夜漫步中正橋頭或月牙山下，在夜闌人靜月到天心之際，銀色的霧籠罩着整個的桂林城，翠峰披戴着一層乳白的紗縷，是桂林最美的時候。

漓江的水和桂林的山一樣，其色調也是一明數變，有時是翠綠的，有時是深藍的，有時是青藍

的，在夕陽西下的時候是綠龍潭，金光燦爛！任何時候都是清澈透底！夏日游泳其中，清涼似神仙。

有人說：陽朔天下秀，巫峽天下險，青城天下幽，劍閣天下雄，瀛堆天下奇，我則說桂林的風景奇險秀全而美之！

八桂山水中的幾個人物

上文我會將桂林的山水簡畧的介紹了一下，現在我願把此山水中的幾個比較給我印象深的人物表彰一番。

記得法國著名學者泰因（Taine）曾說環境的好壞與人才的優劣有很大關係，雖然現在也有學者否認他這種說法。廣西山水挺秀，難怪人才輩出。當年金田起義，是一種革命運動，洪秀全李秀成石達開都是當時撐持這個革命運動的中堅人物，這運動後來雖然失敗了，但它對於辛亥、北伐、五四運動，及這次的民族獨立革命戰爭，無形中都有很大的影響。彷彿在什麼地方經過白健生先生這樣說：「我們當年參加北伐，也頗有金田起義的精神。」就是現在李白黃諸公領導的新廣西建設運動，也未嘗沒有當年歷史遺留下來的影響。因為革命運動就好像一把火，火一着了就會到處蔓延，愈燒愈烈，愈燒愈大，愈燒愈光明！

那麼太平天國為什麼會失敗呢？我認爲主要的還是由於主持這運動的人只有革命的熱情而無科學的方法和內容，以致後來內部分化，民衆對之失去信仰，而至崩潰！無疑的，今日廣西的政治較國內

任何省份進步，一則是因爲基礎建設業已鞏固，二則是由於政治比較清明；換句話說，就是主持新廣西建設的人不但富有勵精圖治的熱情，更兼有科學的內容和方法，這就是廣西先賢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教訓。

提起廣西的人物，真是人才濟濟，在這里舉不勝舉，我現在要描述的這幾位僅代表各個階層而已。

第一位是黃旭初先生。我初識黃先生是在民國二十四年，我到廣西來觀光的時候，在海寧省府的辦公室裏見着他。他那和藹可親的商廬，他那謙謙誠懇的態度，他那樸素的藍布衣鞋，他那簡單的生活方式，他那刻苦耐勞的精神，都深深的印入了我的腦海。二十年來，到處風潮，我所見到的人物也不能算少，但像黃先生這樣平民化的官吏却是鳳毛麟角。假使我們認爲「爲政不在多言」是一個行政家的祕訣，我覺得黃先生的確抓住了這個祕訣，而且實踐了這個祕訣。見面時，他似乎非常謙遜寡言，但做起事來却非常活躍猛進，不但計劃週密，而且勵行澈底，廣西的基層政治所以震聲全國，黃先生的精鍊幹才實有以促成。

我想廣西之所以有今日的新建設，原因是李白二公領導有方——德隣先生的敦厚慈祥，健生先生的宏籌碩劃，——黃先生推行有力，而尤爲難能可貴者是他們三位一體的合作精神，我到別省去遊歷，總難免不聽到些地方首長意見分歧的閒話，但這在廣西是絕無的現象，確實做到了統一的思想，

的行動，統一的生活方式，這造成了新廣西的潮氣。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現代新的政治的苦心經營建設在廣大的民衆身上。有了好的首長而沒有好的民衆也不能實現新的政治理想。廣西今日的一切都比较進步，我想這與廣西刻苦耐勞、勇敢、堅直的民質有關。

爲了要證明這點，我現在要描述我佩服的第二位人物，我會稱她爲廣西民間的一位女英雄。

事情是這樣的：於二十四年我與王濟遠先生從桂林乘船去遊陽朔，船夫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劉姓婦人和她的女兒。船行到激流深處，那位小姑娘，大約有十四五歲的樣子，一個不小心落到水裏了，當時我站在船頭看濟遠盪盪，見了這種情形嚇得只是亂叫亂跳，毫無施救辦法，但是她的母親很從容的由船頂上一躍而下，姿勢非常英勇優美，正如現在一般「美人魚」的跳水，霎那間她從激流的漩渦中隻手將她的女兒高高舉起，母女一同躍上船來！當時我和濟遠又驚異，又佩服，濟遠便爲她母女速寫，我則卽席爲之題記。這位民間的女英雄給了我深刻的印象，於朋輩中我常常道及，因而我也連想到廣西的一般婦女都能吃苦耐勞，基層階級的婦女幾乎與男子無異，都能種種操作，這都足以表現廣西一般婦女刻苦耐勞的精神。

昨晚與田壽昌兄同觀「寄生草」一劇，其演出固佳，但壽昌對於這個劇本的重識稍有批評，他說

癡癡婦女不做寄生草，只要他們肯陪丈夫去散步，去野餐就行了嗎？我復憶起譚國論的論調。要真正的不做寄生草，只有到社會去與男子爭取對國家民族有利益的事業，廣西的婦女才真不是「寄生草」！

最後我願意在這裏提及一個廣西的青年，馮君可傳，他這一次和我同車由潯來桂，車行至葵江站竟發生了障礙，大家請求站長換車，備該站站長不但無理，反而怒目相視，擺出十足的官架子，於是激起衆怒，大家嘩嘩着「打呀打呀」，但都站在一旁觀望而無一實際行動，只有馮君突然走過去一舉，於是大家才一擁而上，這樣才使站長與我們換了一輛卡車。

至於廣西學者中如馬君武白經天譚先生皆耿直豪爽，不肯阿諛世俗，看見一件事情不對則披口大罵。无其在飲了幾盞酒以後。老友孫紹闢先生亦是一位極勤勞的幹才，公餘喜畫畫，我如悲鴻留桂期間常蒙他指導招待，彌可感也。

我想這一切都與廣西的山水有連帶關係。

桂林的三寶及其它

任何名勝地方總有幾樣特具風味的土產或小吃，遊人在遊覽風景之餘，更可以飽發當地滋味。據聞桂林有三寶：曰馬蹄（荸薺），豆腐乳，三花酒。

馬蹄，的確是全國第一，又嫩、又鹽、又甜，水份多，細嚼而無滓渣。倘若你要買，最好到花橋，因為那裏是「集」，比較新鮮、便宜。

豆腐乳，更是名不虛傳，非常細嫩、純香，有一點兒辣味而不吃辣椒的人也能吃，是佐稀飯最好的妙品。近來有人以之代牛油佐麵包吃，其實以熱呵呵的燒餅抹上一層豆腐乳，亦必別有風味。以豆腐乳的鹵水燉肉，其味更是鮮美無比。記得北平的山東館，不管你飲酒或吃飯，堂倌必端上四碟小菜，其中必有一樣是腐乳鹵水燉嫩豆腐。可惜桂林的飯館沒有這樣菜；若有，其味必較北平的鮮美。據說桂林豆腐乳只有幾家老舖子做得特別好，而尤以正陽路大華飯店斜對門的天一棧最著名。二十四年載

遊桂林，什麼東都西沒有帶走，只帶了一大罐豆腐乳。聞北平分贈各親友，他們食後無不嘖嘖稱爲美味。

三花酒，我因不嘗飲，故不辨其好處，但偶一試飲，亦頗覺清香適口，然較之貴州的茅台，四川之大麴，山西之汾酒，似有遜色。然「三花」之名却極美，不知此名由何而來，我曾問及熟悉此道的朋友，他們說酒從壺內滴入杯中時，杯面必浮起數點酒花。（其實是酒的四味）大約三花即指此而言。此外，我想一定還有別的來源，但我敢保證此名與一般時髦婦女用的「三花粉」或「三花口紅」決無關也。據朋友說：三花酒有一特點，即其原料是米，而不像其他白酒大都以麥製成。

除此三寶，桂林還有幾樣小吃是我個人特別喜歡的。夏天的「綠豆沙」真是價廉物美，兩毫錢一碗，吃了又解渴又消暑，是一般勞苦大眾夏季主要的食品。其次是米粉，那真貴陽的腸肝粉媲美，我最喜悅新華戲院隔壁又益謙的牛肉湯粉，真是鮮美絕倫！而此間聞名的馬肉粉我倒覺得其味平平，不過其惹法頗特別：小碗裏放着稀稀的幾根米粉，湯中滑着兩片薄片的馬肉，一點蔥花，少許胡椒，一角五分錢一碗，一人有時可以吃三四碗。

桂林的米粉担子特別多，幾乎到處都是，假使你在晴天的夜晚到中正路巡遊一遭，你必發見鏡頭尾路旁邊盡陳列着米粉担子或菜攤，每個担子上掛着一盞油燈，遠遠的望去非常美觀。

月牙齒的豆腐也很值得介紹，據該山住持惠覺法師云，月牙豆腐所以精美，完全由於做法不同，我們很希望法師大發慈悲，將製作月牙豆腐的秘訣公諸於世，便芸芸衆生都能享受豆腐的美味，法師功德無量矣！

桂林的柚子也很不錯，比較其它各處所產的味道還好，最低限度是不苦不酸。不過桂林的柚雖是沙田之種，但不是真正的沙田柚；真正的沙田柚要推桂林的誰家多矣。四川梁山的柚其味也極鮮美，但較之沙田似有遜色。不過真正的沙田柚頗不容易吃到，甚至到了沙田也買不到真正的沙田柚。有一年我路過沙田，在那裏買了三十幾個柚子，滿以為是真正的沙田柚，結果大失所望，幾乎無一能入口者。原因是沙田柚雖好，但產量不多，據聞每年僅產數千個而已，且在開花之時早已爲商人或官家包去。所以雖到沙田，也嘗還吃不到真正沙田柚，正如在紹興飲不到頂好的紹興酒一樣！

這幾天桂林的金橘正上市，買了一點吃，味道非常鮮美。金橘任何省份都有，但像桂林的這種大，這樣甜，的確少見。突覺得在桂林三寶之外應該多加一寶——金橘。不知老后桂林的朋友以爲如何？

峨嵋天下秀

一般人總以為峨嵋山是一個非常神祕的地方。童年時候，在小說書上看到有關峨嵋的記載，大都是些類似神話的傳說。前幾年報上還登載江南某軍子因尋了「火爐紅蓮寺」那部神怪影片的誘惑，便背着家人到峨嵋山去偷走了。

其實真到了峨嵋山，倒不懂得這地方有何神祕，相反的，它給我的印象是非常現實的。峨嵋雖然有些奇特的景象，例如「佛光」「雲海」之類，但這些東西都可以用科學來解釋的，只有那些感嘆婦才把這些東西當着神祕的玩意兒。至於那些在峨嵋修道的和尚們，大多數的和尚們，「仙味」已散物，他們大都是爲了生活的所迫，才到峨嵋山去鬼混，所以他們對於遊客的態度一如「在俗」的人們一樣的勢利，甚至比在俗之人還要勢利。他們招待遊客是以衣履和官級爲標準的。假使你果能顯赫，衣帽華麗，或是一位有官銜的人，他們必會很感懇的招待你，把你奉承得比他們的「佛」還要珍貴。假使你是一位無名無錢無勢的小卒，儘管你滿口師父長師父短的叫着，他們總是不睬你，甚至給你一副難看的臉孔。因之有人做了一副對聯形容峨嵋山和尚的勢利。上聯是：「坐。請坐。請上坐。」下聯

是：「茶。泡茶。泡好茶。」「坐」與「茶」是他們對待一般普通遊客的應酬話。「請坐」與「泡茶」是他們款待比較上流遊客的客氣話。「請上坐」與「泡好茶」是他們對於一般達官貴人的誠懇招待的表示。峨嵋的風景雖然秀絕天下，但那山上的和尚太俗氣，以致名山爲之減色。難怪馮煥章先生會提議驅逐該山一部份無聊的和尚下山！

峨嵋的風景我最喜歡的有三處：一是「逢春坪」，二是從「華嚴頂」到「接應殿」的那一段，三是「金頂」。逢春坪位於清音閣的上端，國府林主席會在那裏避過暑，風景的幽美爲峨嵋之冠，「坡道」尤爲逢春坪的奇景，從華嚴頂到接應殿的那一段，位於半山，是以青翠密茂的杉木與峭壁懸崖爲奇，沿途煙雲的變幻亦多，極盡迂迴曲折起伏之致，到此頗有「這是出家的好地方」之感。華嚴頂有旅行社，設備頗舒適。我曾在這裏住了一夜，記得當晚月亮很好，倚窗而望，夜闌山靜，松風明月，真不知此身尚在人世間也。「接應殿」的和尚恐怕是全山幾千和尚中最有修養者。住持某老和尚能詩能畫，學問亦相當的淵博，畫家張大千黃君璧遊峨嵋時會與他書畫酬作，我當時亦附贈風雅，爲他寫殘荷一幅，必結草帶露，老僧以山園手植的白茶釀我，味至鮮美，蓋至華嚴頂以上，蔬菜極稀罕，食之不易也。

從華嚴頂至接應殿必經「鎖天坡」，坡極陡，長約五里，是峨嵋山最長的一個坡。半坡，有爲遊

人影足的亭一座，惜無茶水供客飲，實爲一大缺欠。我會遇大千與若輩於此，我上山，他們下山，當時彼此汗流浹背，喘喘不息，頓悟行山路之不易，後大千有畫記其事。

縱接應巖往上走，再爬過幾個山坡，就是峨嵋山的最高峰——「金頂」。金頂與「千佛頂」，「萬佛頂」並立，離海面約四千餘公尺，爲五嶽中最高的山峰。因爲高，氣候涼，雖在夏日亦必夾雜着大火，故無樹木滋長，除了三座廟宇，完全是一片荒涼景象。但我們登臨其上，真有「在天上」之感。

金頂有幾個奇景不可不記。第一是雲海。雲海，據說黃山的最美，但我沒有見過。我所見過的雲海當以這次在金頂見到的爲最雄偉而有變化。第二是「佛光」。佛光大家都認爲是非常神奇的一種東西，其實它就是「虹」的變象。不過這種現象的形成倒是很美麗的：先是從半山腰乳白似的雲霧裏冒出幾團縷縷的黃煙，由黃而紫，由紫而紅，而成燦爛美麗的「圓虹」。起先只有數個，而最後形成數十個，五光十色，洵爲天下之奇觀！這佛光并非天天有，但看天氣如何轉變爲準則。有時遊客在金頂住了半月之久猶未見佛光出現。千佛頂的「捨身岩」是看佛光最好的地方。岩高千萬丈，天氣晴朗時可以看見西藏的雪山，現用鐵籃圍住，蓋時有愚夫愚婦見佛光出現，疑爲佛神光降，即以身殉。再其次是金頂的「日出」也比泰山衡山的要美麗。我承友人招待在千佛頂的「氣象台」看月，也在懸崖看日，雖夜寒襲人，晨臥刺骨，但當時爲那美麗的景色所吸引，一切均未曾感覺。惟金頂不宜久住，一

則氣候奇寒，二則飲食困難，三則和尙勢利。

鐵籠的猴猴似乎也不能不記。觀猴以半山的「洗象池」爲最適宜，因行踪常到該處遊耍、乞食。但牠們來去無定期，有時經月不來，有時天天來。一來就好幾百。聲勢浩大，老小皆有，由二「猴王」領隊。有的在樹上跳躍，有的在地下向遊人乞食，狀甚馴善，牠們並不傷人，但亦須人不傷牠們。遊人常以花生餅乾之類的食品餵之。一母猴挾數小猴於膝下，母猴餵之以食。母猴愛護小猴，正如人母愛其子女。人類有孝，不知猴群是否也有孝？群猴舞躍於松林，其姿態之美，誠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這次遊峨嵋僅僅在山上花了四天工夫，幾乎遍覽全山名勝與奇景，且天氣又好，天天晴日，夜夜明月，誠幸運也。

青城天下幽

遊覽山水，正如鑑賞字畫，或享更佳餚美味，各人的品味不同，賞法與喜好因之亦異。「峨嵋天下秀」，「青城天下幽」，這都是古人對於這座名山遺留下來的評語。但峨嵋是否真「秀」，青城是否真「幽」，還難要看各人遊覽後的感應的判斷了。

三年前的春天，那時我正在成都辦學，師生們都踴躍乘香車遊覽峨嵋春元去遊覽久已聞名而今就在附近的青城，尤其是那些從北方流亡出來的師生們，怕一旦離開成都之後，將來不容易再得着遊覽青城的機會，他們知道我一向對峨嵋山是不肯放鬆的，便約我也同去。但我遊山不喜歡人太多，因為人無限制多，阻礙亦多，容易減少遊興。他們就說「我們完全准許願女生自由好了！」

於是在二十八年的四月九日，一百多男女青年浩浩蕩蕩的從成都出發，他們在前面走着，我和任鈞兄在後面跟着。我們約定這次遊山以鍛鍊身體為目的，誰也不准乘車坐輪。從成都到青城有一百二十華里，正是百花盛開的季節，沿途一望無際的黃花，間隔夾雜着一遍一遍的紫紅的扁豆花，真是美極了。我們走一會兒，歇一會兒，唱唱歌兒，講講故事，有時從路旁採些野花掛在自己的扣紐上感

們在東宮上。這裏自由，又與同行者，一點也不相類似。那一天大家居然坐了一百二十張，到了

瀘縣。

當我承當地朋友的好意，特別為我在「瀘地」二部劇裏佈置了一間屋子，這屋子面對着瀘江壩，青城在望，風景絕佳。今晚的月色分外明媚，數千工人舉着火炬在月光下趕築壩堤，因為次日就是開壩的日期，他們雄壯的歌聲，與江流滾滾的濤聲相節奏，聽着使人鼓舞興奮，幾千燭火在堤上堤下疏密有致的繡動着，使我憶起青年時代故鄉陰曆正月的鬥龍燈！在白天雖然步行了數日，但我們爲貪戀瀘地的夜景，幾乎通宵未睡。我們到壩堤的「魚嘴」上步月，聽濤，觀工，我們也曾看燭光下歌詩。那真是一個迷離的晚上。

次晨，葉子也從成都帶來觀水。我們和西君士衡等一併過「安瀾橋」——俗稱瀘縣「索橋」。橋長里許，完全是篾索編成的，人在上面走着，看見底下波濤澎湃的江水，委實有點心戰目眩，胆小的人們望而生畏，往往裹足不前。但我瀘縣而不走「索橋」，未免如笑。

下午，我們步行去青城。從瀘縣到青城有三千里，小路，祇能步行或乘「滑桿」。但誰也不甘心落伍——我們當時稱乘的着爲落伍之流——尤其那些女同志們，個個都是精神百倍，爭先恐後的在泥濘的道路上跋涉前進，她們決不肯示弱於男士們。這一回我掉落伍了，因爲我過索橋時跌傷了腳，所以往青城不能不乘轎。這樣一來，我便被伴們稱爲「落伍者」，一路上受着他們東一句西一

「句的極寒，尤其是禁不起青苔的濕張不肯認人的嘴！」

到青城山的腳下，我忍不住從坡上跳了下來，因為這一段的風景太好了。環繞着這座高與天齊的樹木，我們在蜿蜒曲折而狹窄的石板道上走着，忽上坡，忽下坡，有時彷彿走了入仙境，然而走到路的盡頭，前面又露出一條幽深的小徑。除了鳥語鶯聲，我們聽不到任何聲息。真是幽靜得不可再幽靜了！古人所謂「青城天下幽」，大概指此而言。

當夜，我們歇在牛山的「天師洞」。老道們叫我們在夜晚不運外出，以防為野獸所食。有某同志深夜未歸，同志們甚為焦急，以為他被野獸吞食，後來發現此公原來與其女友在離山門相當遠的亭子裏談情話而忘却時間也。次日，我問他昨夜為什麼回來不來談，他說這裏的風景太幽美，是與情人作愛的好地方！我當時也復幽幽地說：「那更是更蜜月的地方」，大家聽了都大笑不已。

是日，同志們組成好幾個小隊，分途出遊。我因聽說張大千兄住在山頂的「上滑宮」，便約任鈞葉子茵君士衡等陪我到上滑宮去訪問。七七變時，我與大千都困居北平，但北平失陷後的第八天我即冒險南來，而大千首領被逐於廣和國。當我聽到他已回到四川，並下居於青城的上滑宮，便很切望的見到他，探聽些北方的情形。

我們在上滑宮消磨了一天一夜。白天與大千話舊，并看他作畫，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到成都去開展覽會。他陪我們到第一峰看落日，參觀他手植的三百多株梅花，并在新建的「大千亭」前共攝一影。

以留紀念。攝影時，大千坐，我立於其旁；大千蓬髮及胸，道貌岸然；我却穿著一賽中學生的制服，帽子掩蓋着我的禿頭。事後朋友們見到這張照片都說「你們好像父子二人！」大千雖鬚髮盈尺，其實他的年歲并不大，當時尚未過四十。足見裝束與扮相，可以增減一個人的年齡。

本來想昨晚仍回天師洞，可是大千伉儷懇懇挽留，并說夜間可以看「神燈」，次晨可以登第一峰看日出，這種誘惑動搖了我們的決心，因為我們這一幫都沒有看過所謂「神燈」。於是當晚我們便宿在上清宮。吃了大千夫人親為我們烹調的晚飯，我們就坐在大殿飲青城特產的茶，靜待「神燈」出現。果然，在九點半鐘的時候，山腳下的田壩裏發現無數的螢火，由遠而近，忽隱忽現，愈來愈近，最後幾乎撲近我們身邊。我們對之感到極濃厚的興趣，大家都在研究究竟這種「神燈」是什麼原素組成的？迷信的人稱這為「神燈」，不迷信的人說這是農家燈火倒映在水田裏反射出來的一種光球。科學家就還認是「磷火」，從死人骨頭裏發出的磷火。這種「神燈」，在陰曆每月二十以後才有，——這大概是因為這時還沒有月亮，——出現的期間至多只有二十分鐘，過時即消逝。冬夜沒有。這種「神燈」我生平只看過兩次，兩次都在四川境，一次在峨嵋，一次在青城。這是否與該地的氣候地帶有相當的關係，似乎值學得科學家為我們解答。

次晨四時即起，登第一峰候日出。天氣奇冷，每人將所有的衣服穿上還披著被褥，猶覺戰慄。通天公不作巧，遇難陰霧天氣，苦旅只好悵然而返。但青城之遊至今猶感甜蜜。

新都風光

又到秋天了。秋風瑟瑟桂花香，使我憶起了四川的新都。新都距成都四十里，是一個很幽靜整潔的小縣城。

使我不能忘懷的是新都的桂湖，尤其是桂湖裏的桂花。桂湖，相傳是明末楊升菴先生的故宅。其實這說法並沒有可靠的根據。也許因為楊升菴是新都的名人，後來閩人便將他的名字冠在這個風景幽美的桂湖。這也是人之常情，正如門適之先生的故鄉是安徽涇溪村，現在已被改爲「適之村」一樣的道理。

桂湖位於新都城內，面對濬縣政府，現在已圍爲公園，任人遊憩。湖并不大，僅是一個百餘丈的池塘，不過經歷代士紳官吏的修葺，裏面配置着精緻玲瓏的亭台樓閣，和許多美麗香艷的花卉，異常清幽，使人認爲與成都附近的名勝望江樓與草堂寺齊名。湖畔圍繞着三百多株的桂花，每當中秋前後盛開的時候，在叢叢青翠的枝葉上堆積着層層的金粒，蔚爲壯觀，香聞十里，遠成國內稀有的景色。

樹大小不一，我記得最大的一株，老幹衝天，高入雲際，旁枝四射，足以蔽千人之蔭，可容三

人環抱！當地人稱爲「桂花王」。花開二次，惜每次經時不久，蓋不能啜瓜雨之樂舉！雷雨後繼之風，花三天則落盡，水面岸畔遍處都是金黃花粒！當地人惜之，得積製成一種桂花茶，售與遊人，味極清香。故每當中秋前後，遠近遊人蜂擁而至。至於該湖春季的鐵樹海棠，夏季的荷蓮，亦足使人陶醉。花晨月夕，漫步其間，清幽恬靜，使人忘却人間愁苦。

二十七年春，我因想覓一靜地寫作，旋得該縣縣長陳開泗先生的介紹，借居於抗日名將滕縣殉國的王銘章家中。當時王將軍正赴前線殺敵，而其眷屬適遷成都，故其新鄰住宅無人居住。屋臨桂湖，且有一門直通湖內，我除每日讀書寫作外，晨夕必至湖畔散步。此爲抗戰六年來我的生活中最足紀念的一段。我在那裏完成了「中華民族的子孫」一劇。我與王將軍本不相識，因其堂弟前在北平與我有師生之誼，故款待極週到親切。我的劇本剛寫好，遽聞黃將軍在廬山已作壯烈之犧牲！我做了一個忠貞英勇的中華民族之子孫！當時不幸的消息傳來，我爲之淚涕終日！如今王將軍的遺體葬在新都城外天完橋附近，任人憑吊。二十九年春，一樓兄游蓉，我曾冒着風雨陪他到墓前致敬。還是我與王將軍的一段因緣。

其次，新都的寶光寺也常常引起我甜蜜的追憶。除了峨嵋山外，寶光寺恐怕是川西最大的叢林。最使我迷離的是寺後的那叢竹林與楠樹。竹，青葱密茂，幽靜得使人有出塵之感！楠樹百餘株，遍入雲霄，然各株枝葉皆不毗連，誠奇觀也！

寺內的五百羅漢，雕工之精細，較西泠靈隱所藏，亦無遜色。我國雕刻，昔時原係一種精美的藝術，惜今失傳，偶於廟宇中得見一二，亦云幸矣。此外，寺內并藏有名僧竹禪遺蹟，一巨屏隸書四攝，一丈餘寬二丈餘高之巨幅像，其書法之勁拔，畫佛工之飄脫，尚無湛深修養者決難臻此！竹禪墨寶，彌足珍惜，難怪世人稱其為四川之一寶也。

金堂國名的金堂禪，亦係新都所產。因昔時金堂市面繁榮，交通便利，隣近物產均由該地輸出，故人誤稱新都為金堂出品。

現在又到秋天，正是桂花盛開時節，不禁使我憶起了新都的一切！

憶廬山小住

這是二十年前的事。夏天，我剛從大學畢業，正預備到美國去讀書，我中學時代的校長劉子敬先生從廬山來了一封信，叫我到那裏去小住，藉資話別。劉先生是當時漢口的巨商，是民族工業的領袖，在武漢辦有紗廠、紙廠、鐵工廠；在河南辦有蛋廠和麵粉廠，並且在漢口還創立了一個中學——精誠中學，我的母校——與好幾個小學，他很有錢，但不吝嗇。他的交遊很廣，待人非常誠懇。他對於地方的公益慈善事業尤其熱心，而不沽名釣譽。他自己是一位基督教徒，曾在武昌文華大學讀過書。他認為自己沒有多讀書，自己的子弟又不爭氣，所以他特別器重那些用功的青年學生。他常常很慷慨的幫助那些繳不起學膳費的貧苦青年，不管識與不識，只要求着他，他沒有不援助的。我也是他最器重的一個。他沒有上過我一點鐘的課，但他常把我的書卷送到家裏去看。他的事情雖很繁雜，——每日自晨至夕他總要忙到深夜纔能休息——然而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約我們到他那寬闊而又華麗的公館裏去訓話、遊戲，并以豐盛的飲食款待我們。他喜歡打網球。他家離遠足旅行，他自己有汽車，有汽船，有轎子，但他參加學校旅行的時候從不乘坐，總是陪着我们一塊兒步行。他是一個非

常要面子，愛熱鬧，好強的人，尤其愛青年。

他頗有西洋人的習慣，每年夏天必歇夏，他在廬山有兩棟很大的洋房，位於風景最幽美的半山。據說這地方從前叫做俄國租界，不准中國人在那裏建造房子，然而劉先生的房子却被他們例外准許了，因為他和外國人往來頗密切。

我在廬山住了兩星期。劉先生的精神興趣都極好，白天，我們遊山，晚上陪我們望月、聽泉、閒話。有時還講些「鬼」的故事給我們聽，聽着有時使我毛骨悚然。

廬山有幾件非常可愛的東西，最使人不能忘記的是白天的「霧」。那霧，乳白色，真美麗，我們在裏面穿行就好像少女披着結婚的頭紗在雲中散步。有時它又使我們有「獨雲」的感覺，我們的腳下常爲濃霧所罩繞，有時你在屋裏下棋，忽然一陣青烟從窗外偷偷的竄來，由稀薄而漸至濃厚，使你看不見你的對手的臉，使你的手摸不着棋子。在街上行走說不定會碰着別人的鼻尖。廬山的霧實在太可愛了。

凡逛過廬山「五老峰」的人，都會稱讚此爲金山風景之冠。其實五老峰的美完全繫於霧。立於峰頂，一面俯瞰着蜿蜒滔滔的揚子江，一面遠眺着無邊無際的鄱陽湖，江上的浪花，湖面的帆影，這風景本來就够美麗了，然而再加上霧的變幻！真有所出不窮，氣象千萬的氣概。

瀑布也是廬山的一大特色。我不說廬山的瀑布大，而是說廬山的瀑布多，論大，它當然賽不過美國東部的「萊伽瀑布」，歸多，至今我還沒有發見像廬山這許多瀑布的名山！山，而沒有瀑布，就像孔雀的羽毛沒有顏色；就像人的眼睛，不明，不靈，沒有生氣。

其次是廬山的松濤也，真是人間最美的音樂。據說黃山的松最美，可惜我沒有見過。然而廬山松樹的特色，不是形體的優美，而是夜間人靜聽着風波翻動的濤聲。松濤夾着泉聲，月夜聽來，像虎吼，像海嘯，又似少女的熱情，嬌婉的哭泣，像溪水的細流，像萬馬馳奔，像貝多芬的交響曲，像劉天華的二胡獨奏。我在廬山每夜都會聽松濤，常常聽到天明。

我在廬山的時候，正碰着志摩也在那裏。他爲了一位女郎而來。一天，我在姑嶺某西人開的咖啡店裏吃冰淇淋，志摩和散海也來了。他們在那裏坐了許半天却沒有西單過來招待。他們忙於應酬黃髮碧眼的女郎們。志摩累了，發了詩人的脾氣，拍桌子大罵，還把西單們弄惱了，於是起了衝突！動武了！志摩散海，茹不敵衆，轉其天放而逃！事後志摩對我說：「廬山風景雖好，但主權不在我們手裏，我們一定要收回主權，把鬼子趕走！」

過了幾年，姑嶺的主權終於收回了。據說當時的管理局長蔣養春先生對於這事極有功績。

然而當年邀我到廬山去遊學的劉先生早已逝去了，引起了我無限的悲痛！且今日的廬山又在匪寇的敵人的蹂躪中。但我有充份的信仰，不久的將來我一定可以回到廬山去望月，聽濤，到五老峰上遙眺！可是我永遠不能見到愛我的劉子敬先生了。

懷北平

北平真是天下最可愛的地方，什麼瑞士、羅馬、巴黎、柏林、倫敦、紐約，簡直可以說沒有資格和牠比擬！

有人說北平太古老了，在這兒住久了的人不容易激起了創造的精神。

又有人說北平的生活太舒適了，青年人住久了會志氣消沉。

其實這是錯誤的。據我所知，北平在外形方面雖是古老，但在精神上却非常前進！我們看這百年來的中國政治改革運動，近年來的新文化運動，那一件不是發動於北平？假使不信，你可以將現在國內的專門學者統計一下，他們的原籍雖不一定是北平，可是他們對於學問的研究却大都成就於北平！現在有多少革命的青年，直接或間接，受了當年北平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有一個外國人批評北平說：在北平住一天，你或許就想離開，因為你覺得北平的風沙討厭；假使住了三天，你覺得北平有點可愛；假使你住上三年，你一定會忘記你的原鄉而想北平當着你的故鄉——一個永遠你不願離開的地方！

我覺得北平的可愛倒不一定是因為牠那古老輝煌的建築物，也不是牠那恬靜風雅的生活方式：例如玩玩古董，畫畫字畫，逛逛公園，放放風箏，養養鴿子，……更不是因為牠那佳餚美食，例如：正陽樓的涮羊肉，便宜坊的燻鴨，同和居的烤饅頭，東興樓的烏魚蛋，致美齋的鴨鴨條，灶溫的爛肉麪，沙窩居的白肉，月盛齋的醬羊肉，信遠齋的酸梅湯，王致和的臭豆腐，六必居的醬菜等等……我覺得北平最可愛的是「北平人」！

北平的人實在太可愛了！永遠是那樣的敦厚和藹。你在北平住那麼多年，你雖滿嘴的南方口音，你會給他們欺侮過麼？你到任何舖子裏去買東西，那一次不是茶呀煙呀的招待你？那一次不是迎進送出？甚至你一點兒東西沒有買，伙計們還是滿面堆着笑容把你送出大門，恭恭敬敬的向你說了一聲：「您走了！」

說也奇怪，我在北平住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聽見過「囤積居奇」的字樣，物價永遠是那樣的均衡，這是見北平沒有投機取巧的商人！且北平當年的政治的確相當的腐化，但我從沒有聽見過地方的「權勢」囤積貨物，操縱糧食的事情。也很少見到土匪搶劫！

甚至你穿着破舊的衣履去上衙門，去買東西，去逛公園，去參加親友的婚喪喜慶，決沒有人鄙視你。決不做別的地方以外表的衣履而判定一個人的人格的貴賤！

在北平住着，決不會使你有異鄉之感。

「公正客氣」是我們中國民族最大的特色，而在中國人裏面尤以北平人爲最公正最客氣。也許正因爲我們過分「公正客氣」的緣故，所以我們幾十年來不斷的遭着外來強盜的蹂躪與宰割！

不幸，北平現在在敵人的鐵蹄下蹂躪着！北平，可愛的北平啊，你幾時才能擺脫敵人的鐵蹄而恢復你那樸實、優美、恬靜、和平，雄壯的本色呢？

北平西山的紅葉

頃接方鎮華先生函，謂明日適爲重陽，請約壽昌兄同到西山一觀紅葉。

啊，又到重陽了。這是最美麗而富詩意的日子！雖古人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但僅僅限於寫領江南的景色，而在北平的重陽永遠是秋高氣爽，天上沒有半點灰暗，長空一色蔚藍，金黃的陽光照耀着古老輝煌的古城！

尤其是北平郊外西山的紅葉。在重陽的時候正紅透了心，真使人迷醉！從香山（靜宜園）沿着石板小道，穿過松林登山，幾乎滿山滿谷都是紅透了的紅葉！但即使是紅葉還沒有什麼特色，而最特色的是紅葉裏面襯着一株株的蒼翠的松樹！人家說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我却說紅葉比花更熱情，且比任何更華麗！人家說它沒有香味，而真正的是它沒有香味才顯出它，才覺得它有無限的詩意！它的「紅」不是淺紅，不是桃紅，不是深紅，不是黑紅，而是一種紅透了心的熱紅！它沒有絲毫的「殺氣」，也從不引人發生香艷的肉感，而僅僅象徵着詩人的心！象徵人類一片赤誠的熱情！

一片紅葉可以引起相思，一片紅葉可以引起鬱悶，一片紅葉可以引起人類的愛，同情。

然而看紅葉好像看江西的「映山紅」一樣，滿山滿谷的都是一遍紅，那纔够味兒！僅是一遍紅還不够，還得有醇藍的青天陪襯着，金綠的陽光酒射着，絲絮的松林烘托着！這樣纔够美麗，纔够美，纔够味兒！

但是這樣的景色只有北平的西山有！

其實南京棲霞的紅葉也很美，不過是另外一種味道，它是稀疏的點綴在石巖上。檣木上，紅通通的中間略略的透出層層的淺綠與淺黃，雖沒有古老龍虬的蒼松烘托着，然而有浩浩蕩蕩的長江之水陪襯着，也另有一種風味，然而較之與北平西山的紅葉似仍有遜色。

自從北平淪陷以後，人們常常追戀着北平西山碧雲寺的月色，玉泉山的清流，頤和園的長廊，臥佛寺的幽靜，而我念念不忘的還是西山的紅葉！

漫興記安靈渠之遊

我曾兩度遊興安：第一次在民國二十四年春天，當時導游者爲朱漢先生；這是第二次，乃隨中國旅行社與湘桂鐵路理事會所組織之旅行團而遊。同遊者有桂林文化界碩彥百餘人，時爲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這次此頭次更感興趣，所得印象也較深。原因是朋友多，格外熱鬧。常聽人說旅行不宜人多，最好是二三知己，一則意趣容易統一，二則可以隨便談笑，無拘無束。這種說法自熟是經驗之談，但這種遊法我却嫌它帶點才子佳人風流自賞，獨善其身的封建氣味，假使是爲了「戀愛」而旅行，怕別人攪擾了我們的甜蜜幽會，那又當別論。否則，我覺得參加有組織的遊覽團是比較有意義，所收穫的亦較多。在這種集體的環境中我們可以認識許多新的朋友，不期然的遇着些故舊，晤新話舊，不是人生的樂事嗎？譬如這次之遊，除了葉子及儀中兩蕭鐵諸兄外，我還會到抗戰以後從未晤面的老友成舍我與孫春苔諸兄。我與舍我於北平淪陷後的第八天同車逃出虎口，至津分道，此後天南地北，一別數年，此次藉興安之遊重聚，其樂當非筆墨所形容。春苔是我情如手足的老友孫伏園的令弟，自二十六年廣溝橋事變以前在北平一度歡聚，後因抗戰軍興，各奔前程，即彼此聲息隔絕，此次亦因興安之遊

再度把晤，其樂又何如！且有一趣事不可不記：春其名「福熙」，與我的名字同音，朋友們常常誤爲一人，談我時誤爲談彼，談彼時誤爲談我，常常引起許多有趣味的誤會。

其次，團體遊覽是有組織與計劃的，個人未曾想到的事團體都給你想到了；個人辦不到的事團體都給你辦到了。譬如，這一次興安之遊是中國旅行社與滬桂管理專會主辦的，隨手旅棧、車輛、飲食、名勝風景的說明，事先牠們都給我們週密的計劃了，妥當的準備了。我們個人只須坐享其成。中國旅行社諸位先生對於遊覽佈置具有豐富的經驗，招待週到懇懇，尤爲可佩可感。興安各界的款待我們也是不能忘的。

至於興安的風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團員中的看法各有不同，有的驚讚爲奇巖與美景，有的却認爲平淡無奇。

我認爲興安的風景與古蹟應該分別論之。

遍覽名山大川的人來遊興安，自然覺得平淡，但我以爲興安風景最大的長處就是「平淡」。它秀，但不媚，它引起人的美感，但不使人陶散；它幽，但不神祕，雖有世外桃源之感，但無神出鬼沒的現象。它的長處是：「平淡無奇，落落大方。」它好像是一位體態豐盈的鄉下姑娘，不燙髮，不抹脂粉，不穿高跟鞋，不奇裝異服的故意招惹人注意。但她的五官却長得很端正，尤其她那雙清秀而不媚媚的眼睛，使人發生無限的美感。黃昏在「秦堤」散步，在「點燈山」俯瞰，月夜在「蚌嘴」撫

琴、聽濤，暑天在「分水塘」游泳，在「飛來石」納涼，——都是人間的奇蹟。

興安的古蹟——水利工程，更值得我們發為奇蹟的偉業，使我們感到我們祖先創業的偉大與艱苦，與四川灌蔣的「都江堰」可以互相媲美。李冰父子與「三將軍」的那種創業的偉大精神真可永垂萬世！從表面看，「靈渠」的工程似乎不如「都江堰」的繁巨，然其科學方法是同樣的偉大，甚至過之。且靈渠對於民生的影響比都江堰更重大。前者影響湘桂兩省的交通與民食，而後者僅關乎川西十七縣的民食而已！總之，靈渠的水利工程實為我祖先所遺留最輝煌的偉業，置之於今日世界偉大工程亦無愧色！

我常這樣想：中國真是遍地黃金，無處不國寶！祇可惜我們缺乏認識與擷取的方法。我們的教育方法似乎只注重一般青年的「讀死書」與「死讀書」，只知到史地書本中去求些死的記載，而不知引導青年到各地去擷取活的教育題材！假使我們能使一般青年有機會參觀考察全國的古蹟，所得的教育效果必千萬倍于學校的熏陶，這事說起來似乎近于理想，其實只要政府改變一下教育青年的方法，每年在各地有計劃的組織旅行考察團，就很容易實現。

大家都認為四川是為縣的「五通橋」與廣西的興安縣是中國的瑞士，都江堰與靈渠是世界的偉大的水利工程，其實以中國邊幅之廣闊，豈止這幾個地方是瑞士與偉大的科學工廠？

我們應該認識自己的國寶，學習先賢創業的精神！

長生鄉

記得當年英國詩人王爾德遊美國的時候，有某小城的文藝會請他去演講。他因厭惡那小城的名字，便很爽快的拒絕了。去年七月間黃慶被處決最激烈的時候，也是我的心裡最壞，身體感到疲乏的時候，承好幾處的朋友們都約我到附近鄉間去小住，村裡弟特從南川趕來接我到金佛山去歇夏，並為我預備了好幾担米，以便我在山上久住，同時高漢榮也從巴縣的長生鄉趕來，說那邊的駐教第二團團長周祖武先生歡迎我到長生鄉去休息，並說那邊的風景很幽美，熟朋友又多。我當時毫不躊躇就接受了高漢的邀約答應到長生鄉去，這固然是由於那邊熟朋友多——因為我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但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我特別喜悅「長生鄉」三個字。我覺得它有無限的詩意，我當時頗想以這三個字為題寫一個劇本或長篇小說，這種喜愛當然是是一種偏愛，我自己也說不出個理由。

長生鄉是四川巴縣的一個古鎮，有三百多戶人家，離重慶南岸約三十里，是有名的產米區，在四川的防區時代也是有名的反軍閥區域，據傳該地紳士曹某會為反對軍閥的苛政，領導該村人民抗糧拒稅，因而犧牲了不少人的性命。近年來該村的社會教育和相當的普遍，因為有馬祖武先生領導的社會

教育第二團在該地工作有年，成績斐然。他們除作一般的抗戰宣傳外，並教農民識字、自衛、改良習業，故該團附設有農場及巡迴演劇隊。演劇隊工作由姚亞影先生主持，成績亦佳，諸隊員吃苦耐勞的精神尤足稱頌。

我在該村住了三星期，可以說整整的休息了二星期。這是我有生以來從未享過的清福。

一清早就往茶館裏飲茶閒坐，甚至有時還在那裏洗臉、漱口，與朋友們討論文藝問題。四川的茶館真是太多了，在全國恐居第一。有人說蘇州人愛坐茶館，我看他們比四川人比起來，不無遜色。我在成都與郫縣的時候，朋友們約我坐茶館我心婉辭拒絕，我並且禁止我的學生入茶館，那時我認爲茶館可以使青年人志氣消沉，荒廢學業，如上海的跳舞場一樣。但這次到了長生鄉，我自己居然也坐茶館了。這時我發現茶館與跳舞場不應相提並論。茶館有其社會的作用：坐茶館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尤其對於一般勞苦大眾，茶館就等於他們的天堂，挑担的、推車的、拾錢的、小販、及其他一切賣苦力的人們，當他們滿頭大汗，身心疲乏不堪的時候，走進茶館歇歇腳，抽一袋烟，喝兩碗又滾又燙的茶，與同伴們「擺」一會兒「整門陣」，你能說這不是他們的天堂嗎？

對於那些無家可歸的流浪的人們，茶館更是一塊福地，他們可以在那裏洗臉、吃飯、休息、會朋友、接洽事情，乃至睡覺。於我，也是一樣，當朋友們都去工作的時候，我便一人坐在茶館裏看書、寫信、運思、觀察人生。朋友們來了，我便和他們講古話今，討論時事，研究學問，茶館儼然成了我

當時的「家」、課室！

所以我在長生鄉第一件愉快的事情就是坐茅籠。

其次是和那些鄉下的孩子們一塊兒游泳、捉魚摸蝦，使我恢復了童年的生活。

我本來是一個「野孩子」。小時在安鄉，放牛、耕田、拾糞，我什麼都做，幾乎整年的是赤着足，穿短褲。夏天，一日總有半日泡在水裏，有時騎在水牛背上讓牠游過一個十多丈寬深可以沒頂的池塘。但多少年來沒有過過這種自然的生活。這一次在長生鄉看着孩子們在塘裏游水、摸魚、掏蝦，我的手便有點發癢；於是我就拉着昌霖高漢志方諸弟一同下水！加之去年重慶的天氣是那樣的可熱，我們恨不得整天的泡在水裏！真的，當時我們對於游泳的確成了癮，好像癮癮似的。後來因為天旱，附近的池塘都已枯涸，我便跑到好幾里路遠的地方去找水，有時發現一池清涼而可以游泳的水，就有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那樣快樂，尤其是昌霖和志方兩個「水迷」，有時在深夜蚊子臭蟲咬得睡不着的時候還要跑到塘裏去泡着。馬祖武和王進卿兩先生見我們玩得頂有趣，見我們的飯量一天天增加，見我們的皮膚晒得像煤炭一樣黝黑，後來也都自動的加入了我們晚隊伍。游罷，乘着晚霞未逝，月亮初起的時候，我們穿過松林與竹溪，繞過崎嶇曲折的山崗，再經過一片青翠的田野。我們歡唱着晚歌回到住宅。這時進珊的夫人為我們準備的晚餐早已擺在桌上，雖然是幾樣蔬菜，但因烹調得法，鮮美異

鄉 生 長

常。飯後，我們坐在空場納涼，一面吃着馬先生手植的改良西瓜與西紅柿，一面說古道今，真有說不出的美味與風趣。

可是這樣的閒情生活豈可長？於是在三星期以後我又重新踏上了征途。但是可愛的長生鄉和那些可愛的朋友，給我的溫暖的友情在我的腦海裏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牯牛山下中秋月

久無興致寫「印象記」了，只因「老階兵」親屬本版主收，再三命我繼續在這兒湊個熱鬧。題材雖然很多，無奈我道技窮筆寫不出什麼花樣來。加之，在這街頭，無論寫點什麼玩意兒也不容易，得有個限制，還是談些風花雪月的詩酒之會吧。

中秋節的傍晚，我正在榴園閒坐，呆呆的望着園內過去被轟炸的斷牆瓦礫，偶爾也出神的望着那株殘缺的榴花，她從瓦礫中閃出火熱的紅光！我覺得奇異：已深秋了，五月的榴花本應該結實了，為什麼榴園的榴花獨在這秋風瑟瑟萬物都走上飄零的途中怒放呢？

我正在苦思不得其解的時候，老友王羽儀兄蹣跚走了進來，約我到西門外牯牛山去賞月，我乃仰觀天色，天空雖祇有配雲餘輝，却壓着一層重重的灰暗，我便說：「恐怕今晚月亮出不來！」他便說：「還早呢，到了時候月兒必能突破雲層，普照大地！」我又說：「也好，假使今夜見不着月色，也可以到你們那裏去賞電光！」我笑了，他也笑了，蓋羽儀現兼任某電廠之主任也。

羽儀確是一位工程師，但同時也是一位藝術家。他能畫，能詩，能篆刻。每有所作，無不瀟灑秀

豐，亦適如其人。非知交好友不知他對於藝術造詣之深，因為他不輕易將他的作品示人。他在鐵路界工作將近二十年，對於藝術的寫作從未間斷，尤精勳於國畫，筆墨力追新羅山人，得名畫家王夢白的神髓。夢白畫猴，正如張善子畫虎，藝林數為絕技，夢白去世後，當今僅存羽儀一人。

最近他戲寫了一首白話詞，描寫他自己的生計，亦別饒風趣，足見其胸襟之淡泊，茲錄如下：

一盞臨齋樓上，三盞遊擊何頭。胃弱未適人更瘦，從來不敢風涼，悶極狂翻爐播，囊空最怕應酬。依舊貧人看馬，（用汾河灣戲詞）無端叫喚騎牛。（結牛也，免詳註）如此生涯頭白了，窮忙何事何求？恨煞不能喝酒，閑來沒計銷愁。

飯後，果露雲霄逐漸淡薄，皎潔的月兒從天空突出，大地頓時變成了銀色世界。我們便借橋園寄容王小蕓、尹瘦石、曹錢、葉子諸君出西門而到牯牛山電廠。稍待，茅盾夫婦、柳亞子夫婦，亦雙雙偕來。不久，蔣本善兄亦至。於是大家沿着崎嶇的山道，同登牯牛嶺，俯瞰月夜的桂林全景。茅盾先生遊興尤濃，健步如飛，已先我攀而達山頂。亞子先生年事稍長，尤其在港變備嘗流亡生活之後，身體略顯衰弱，而此老亦不肯後人，一鼓作氣的也趕到了山頂。而我這平日自命強壯的漢子却落後了。餘皆爲「少壯派」，自不待說，一時都爭先恐後的衝了上去！

至頂，倚亭而望。整個的桂林城在皎潔的月色下，宛如一片琉璃世界。遠山近樹，歷歷在眼；浩

風明月，沁入胸懷，使我們幾乎忘却人間愁苦！這時我們談到桂林的山水，談到堅苦而又光明的抗戰。談到蘇聯史城的悲戰雖經一星期之久，而史城屹然未動，蘇聯這種堅強抵抗的精神值得我們欽佩學習。我們又談到法幣樣式之多，也談及前線的官兵如何在戰場裏過中秋。大家東一句西一句的談着，不覺月亮已升到半空。

於是主人慚便催促我們下山，到相思江泛舟。蓋相思江正在牯牛嶺下。

在船上，主人款我們以稀飯。佐以落花生。船是一隻破舊的，相當的大，可容數十人，只可惜無舵，不能行走。船在水上不能行走，就好像一個人有了兩條腿整天的躺在床上一樣，毫無趣味，於是我們便提議，一定要使船行駛，不然就完全辜負了良宵夜泛的意義。茅盾先生就勸大家鎮靜的坐下，以鎮靜和協調而應付波濤激盪的動搖。舟子便舉竿撐駛，船就幽幽蕩蕩迂迴曲折的徐徐前進，當時波光人影，江流潺潺，節奏着農家輾轉不息的水車聲，使我們想到當年東坡赤壁夜遊的清趣。

不知怎的，我們的談鋒忽轉入中國農民的勤勞問題。茅盾先生說勞動可以使人健壯，他說他在上海香港時，本來患着失眠症和胃病，但自從抗戰後深入內地各處奔跑，隨遇而安，這些病症却反倒好了，身體也比從前健壯。亞子先生亦極以為然。

我們大家這樣東談西說的，月光雖好，無奈每人衣薄，禁不住深夜寒風侵襲，便辭別主人，分道散去。龜行時，大家都互期明年中秋當在漢口、南京、上海、北平、或東三省去賞月！

劫後香港

昨天在防空洞前遇見一位最近由香港脫險的朋友。關於香港最近的情形，他說：

「淪陷後的香港，一切都被破壞籠罩着！米賣八九元一斤。成千成萬的人拿着錢買不到米！與他們「皇軍」沒有關係的人簡直買不到米，有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偽組織處領到一張米票，但每票僅限購米十二兩，而且還得排着隊等候四五個鐘頭！住在九龍的人尤慘，簡直出任何代價也買不到米，據說有人甚至到街上拾些屎，回家用水沖洗，將其中未十分消化的麥粒選出，用以熬粥充飢！」

「房屋是寸室九空，房主甯願倒貼金錢，不願住客遷移，因為房客一走，房屋就會馬上被鬼子佔用，或被流氓拆毀！香港在戰前是人找不到房子住，戰後是房子裏找不到人！」

「最便宜而沒有人要的是家具。紅木桌椅，西洋沙發，不拘大小，通就是一塊錢一件。這比劈柴的價錢還要便宜。原因是劈柴塊小，用不着再花工夫去劈，而且包送，無須另花運費；家具則不然，

把它拿來當坐墊，還得花過幾粒工錢去劈！」

「其次便宜的是衣服。某太太會花五塊錢買了一件最新式的呢外套。毛線背心，麻紗襯衣，都是一兩角錢一件，整套西服亦不過三元到五元。——這些東西標價這樣便宜，可是還沒有人要！」

「所有的舖子現在還關着門。開門的全是些「料理」與賭場之類的舖子。鬼子剛登陸的時候發出通令，非專尤最詳登記，各舖子一律不許開門營業。豈知到了現在，不要呈請亦無人關門！」

「把錢存在銀行的人更倒霉。昨日百萬翁，今日一貧民。蓋鬼子佔領香港後，限每戶只准從銀行提款五十元，而且還得存戶親自去提取。所以各銀行現在雖已開門，但門口仍是冷僻靜的無人敢問津！」

曾在上海開書店之某日本浪人，當香港淪陷之後，即從上海趕來，在各報大登啓事約期招唔我國某某文化人，其被他列舉的那些人早已分散在祖國內地工作，根本就不在香港，足見某浪人對我國文化界之情形甚為隔膜。又有一次報載某浪人近日與我國某作家出入於華高酒店頗為「親善」云云。

說白天的昆蟲也！」

「最有趣味的是：香港淪陷後幾乎滿街滿巷都是垃圾堆，遍地都是糞溺，因之近來蒼蠅特別多。於是「皇軍」便發出佈告以米收換蒼蠅——十斤蒼蠅換取一斤米，據傳在三天之內收到了五千多斤蒼蠅！香港現在真成了蒼蠅世界了！」

「鬼子佔領香港後，將香港通商口岸的滿樓老林慶老等捕去，威逼他們簽名發表贊成所謂的一東亞共榮圈」的宣言，駱老等當然嚴詞拒絕。於是所謂「皇軍」者流，便用「俘虜待遇」來威嚇駱老等，駱老則云：「根據國際公法，六十歲以上的人不能予以俘虜待遇！」聞此事現仍在爭辯中！」

客人說到這裏，警報已解除。我覺得他的這席話很可反映敵人佔領後的香港的一般景況，是一篇條件的、而強烈的寫照，因之回到寓所本「借花獻佛」之意，誌筆記之，以實我之「印象記」。

懷白石老人

近百年來之中國畫家，我最佩服二人：一爲早年逝世的陳師曾先生，一爲現困居於北平之八旬老人白石山翁。論者或謂吳谷碩在現代國畫中不能不居於重要的一席，但我認爲峇老最大的成就是書法，而非繪畫。他的繪畫雖亦爲時人所重，然其價值又當別論。他以寫篆隸之筆法而寫畫，當然有他獨到之處，但因此老係半路出家，對於畫法中的「像形」似還沒有做到；無論他寫花或寫葉，很少做到像形，雖他還常用墨都別有奇趣。

繪畫畢竟是一種形象的藝術。古人所謂「六法」，而「像形」居於重要地位。有人說中國的「寫意畫」其目的僅在表達作者之情意，而不應拘於形像。這是大錯。

白石老人雖然也是宗於蒼老這一派，但他因從工筆到寫意，所以他的作品與蒼老的不同。譬如老人的草蟲、翎毛、魚蝦，均爲超越古人之傑作；花卉之綠色運筆，其神韻又遠在吳蒼老之上。中國畫傳到白石老人已至登峰造極之境。老人的作品已爲全世界所珍惜，豈僅中國之國寶而已？

老人不但爲今日之國畫家手，且精於篆刻，晚年並嘗以寫詩自娛。其篆刻以刀法取勝，但古典派

者，每觀之粗鄙，甚至謬其字會刻鏤。老人之詩也別具一格。謄于右任先生云，亦為近代不可多得之作。

老人治藝極勤，晨昏不盡即刻，終年無間斷。四十年來如一日。老人每畫必成傑作，從無廢紙，足見其技術之精鍊。惟不立無謂之應酬，從不受人餽贈，亦不輕易將其作品送人，非至交不能無酬而得其片紙隻字。故嫉者每謂：「齊白石少一文不畫，短一文不刻。」平心而論，一個藝術家以其作品換取生活之必需品乃極合理之事，世人每喜向畫家索畫而不願付以相當代價，此種「揩油」風氣實有糾正必要。賣畫為生，亦正如吾人賣文一樣，自食其力，毫無不高尚之處，友人中常以「齊白石死愛錢」譏諷老人，我必為之辯。友人徐悲鴻雖自己為一畫家，但從不措其他畫家之「油」，他極愛白石之畫，每得必照潤致酬。此種風氣今後吾人應該提倡，否則一般藝術人將何以為生！

老人雖「愛錢」，但對於「顧客」極有信用，限期取件。從不誤期，亦從不敷衍塞責，以惡劣作品而騙取他人之金錢。故畫家王夢白先生則不然，無酬固不畫，但常有致酬數月而不交件之事，倘催之過急，彼則敷衍幾筆了事。其畫雖亦為時人所重，惜其誠願感骨，無人敢問津，故晚年窮困故鄉而死。享年僅五十餘，時人憐之。

老人治藝極嚴，自奉則甚苦，終年布衣素食，從不輕易烹餓肴肉。七十以後余常以營養相勸，乃偶以鷄羹與牛肉汁饒食。但其身體極健旺，行步如飛，聲音洪亮；七十歲會生一子，當時傳為佳話。家中從不僱用僕役，雖極瑣細之事物，例如油鹽柴草，亦必自己經手。老人賣畫所得雖因筆數千種而之鉅，但生活仍極刻苦。倘不請客吃飯，亦從不吃人之飯。不輕易花現錢買東西，往往以作品十畫一換取門口小販之食物，例如油鹽醬醋之類。先，小販不識其人，不肯要其作品，老人乃向其保證說：「我叫齊白石，你拿環張畫來賣，若賣不到四十塊錢，你退回給我，我再付你現款！」果然小販因有利可圖，故甚樂意以油鹽醬醋。由此，是見先生之作品如何為民間所重視！

慕先生之名而求見者甚夥，國際間人而往瞻仰手采者亦復不少，先生每以應接為苦，故門禁極嚴。近年來，倘無至交介紹，不預先函約時間者，絕不易入先生之門。即應約按時應訪，亦必叩門半小時之久，始見老人由內院而出，隔門窺視來者是否應約之人。倘未約而往求見，老人必隔門曰：「齊白石不在家！」倘仍不肯去而再三延頌，彼則以幽默之口吻說：「齊白石已經死了！」

家中陳設簡單而富奇趣，最能表現其性格者即其畫室。走廊下停着一具黑漆漆的棺材，屋裏面放着三兩把舊式竹椅，壁上懸着一幅漢碑之墨拓。最引人注意者即其寬大之畫案，琳琅滿目之畫具與圖章。在圖章盒上寫有：「諸君莫喜偷」等字樣。

老人待客極謙恭。喜以家鄉之湖南茶款待。客云：「先生之畫實在太好了！」他必以「畫得不好」爲對，決無時下新派畫家傲慢自得之狂妄。其實老人乃一木匠出身，四十以後始開始習畫，彼在藝術上之貢獻及成名決非偶然，乃四十年來刻苦自勵之結果，堪爲我輩後生模範。

老人今已八十矣，七七事變後余離平前曾往訪話別，先生談及國事則不勝慨歎，對我輩後生勉勵備至，並表示今後決不賣畫給日本鬼子，蓋在九一八前政人往往以重金購得老人片紙爲榮！

五年來未與老人通函問候，不知老人近况何如？不勝系念之至。我認爲老人爲中國文化之寶！現尙困居於敵人鐵蹄下，甚爲不安，日前與精通繪事之老友王芾儀兄談及此事，彼云應速設法派人至北平將老人迎出，最好能在其家鄉湖南同一風景幽靜之區爲其建築寓所，使老人可以安心畫畫，息影幾年，爲國家民族多留下幾件寶物。余甚贊同王君之議，幸希政府諸公及愛好藝術之社會碩彥促其實現。

書畫家湯定之

畫家中真正出於書畫門第的，據我所知，只有陳師曾先生和湯定之先生。師曾是當代詩聖散原老人的兒子，定之是當年在南京殉節的湯貞愍公的後裔。所以定之有一個「忠孝子孫」的別章，與溥心畬的「梅王孫」別章相映成趣。不過定之的「忠孝子孫」不輕易使用，所知友好所求的書畫決不打這個圖章。

定之先生名濂，晚年別號「雙于道人」，江蘇武進人，今年大約有六十歲。十年前他和我在北平藝術學院共事，因為我們很熟得來，過從頗密，相知也比較深。

定之，我認爲是當今標準的圖畫大師。我這樣稱呼他，不管就其作品或品行而論，他都受之無愧。他的磁畫以「尋雅齋」見稱，有百分之百的書卷氣，完全得力於他的家學，他的曾祖貽芬先生雖是一位武將，但能詩能畫，有詩集傳於世；他的祖父兩生先生亦曾以詩畫聞名。定之可謂家學淵源。

他先以書法見長，民國二三年曾充北京女高師的書法教員，那時他擅繪畫，但從不肯將他的作品

示人，後與陳師會姚范父子談，始公開作畫。淡雅清俊，大家見了，驚爲精品，於是陳姚二公便慙他訂潤寶畫，其實他的畫法并不遜於他的繪畫，晚于致力於鍊骨，腕力雄厚，尤爲今日稀有之作。可惜他的畫法爲畫法所掩蓋，致世人不怎麼注意。

定之擅長山水，花卉間亦爲之，但不善着色。他作畫全憑一枝筆、一池墨、一碗水。中國畫，本來應以「水墨」爲正宗，時人以爲水墨無色，其實只要運用得法，水墨可以變化無窮的色澤。古人多用水墨復生動的寫出春夏秋冬的景色，定之每以時人歡喜用紅紅綠綠的顏色作畫爲中國畫之病。他說顏色還東西根本就是俗物。他說中國畫的特色是「筆墨」，那些用筆用墨沒有工夫的人只好用顏色來遮飾他們作品的弱點。

原先他不畫花卉，後因在北平酬應太多，常有人請他即席作畫，而他與齊白石王夢白不同，從來不肯拂人之意，但即席作山水是一件難事，決非坐小時所成，於是爲了應酬起見，他也開始寫花卉。但僅限於梅松二種，往往以十分鐘的工夫即能成一幅蒼松或古梅，且每畫必成傑作。寫梅最難，但定之寫來冷豔挺拔，毫不吃力，且章法新穎多奇趣。無怪收藏家陳漢第（仲恕）先生稱他爲當代松梅聖手。

定之風度高潔，適如其畫。歷來畫家名士多不修邊幅，惟定之一向衣冠整潔，氣宇軒昂。長鬚、

緞鞋、綢衫。有時外加馬褂、茶腿帶，褲帶上常垂着一兩塊漢玉，大姆指戴着一個「斑指」。吸水烟，出外時喜執古雅之手杖。他真是一位畫上的人物。

他從不罵人，尤不批評同行，毫無舊名士或新藝人的迂腐或傲慢習氣。他不狂妄，亦不阿世，有人真誠求畫，他不計酬金，總是很豪爽的應命。從不自吹自打。尤不願將自己的作品送給達官貴人，毫無時下江湖藝人的習氣。

他喜坐茶館，愛到公園散步。在故都時每日必到前門外青雲閣飲茶，到中山公園或北海踱步。幾乎風雨無阻。他自謂這是蘇州人的習慣，他自己雖非蘇州人，但自幼生長在蘇州也。

他愛「談鬼」，說起來津津有味，彷彿世間上真有所謂「鬼」者。亦愛給朋友們「看相」。某次遇老友劉放園先生於故都某處，劉先生五旬有餘，頗以膝下無子為恨，定之笑曰：「放園，你不用着急，我已給你看了個相，明年你準可生一個兒子！」友輩當時聽了都哄堂大笑，因為放園的夫人亦年近五旬。次年，我養病於協和醫院，遇上諸友頗為系念，放園來信說：「何不就近請定之為看相？弟明知此為毫無科學根據之事，但偶一試之亦以鑒驗，定之當年謂弟命中有一子，最近內人果生一子，豈非奇事乎？」這事後來傳遍故都藝林，朋輩多爭請定之相貌，書畫家之湯定之從此又兼為相家矣，但定之從不異我「談鬼論相」，因為他知道談鑿根不相信這些玩藝兒。

九一八以後，北方風雲日緊，定之携眷息影滬濱。到滬後生活頗清苦。因售畫所入極微。這原因有二：現在畫畫，必藉開展覽會爲名，把貨色給大家看看，才可以達到以廣招徠的目的。但定之仍保存一貫中國畫家「清高」的作風，從不肯將作品公開展覽；他認爲將作品公然求售於人，是有骨格的畫家的恥辱。其次，是定之于他的畫過分「淡雅」，毫無顏色。時人耽喜「濃」「麗」，尤其在上海，非滿紙花紅瓦礫不可。是以明人注目。此一調適畫畫是也。且一畫畫家在上海要出名，不但先要經海上諸人在報上大登其姓名廣告，最緊要的還要他的作品在銀樓裏掛着，因爲作品經多金的銀樓懸掛之後大家才認爲有價值。否則決不會有人問津。因此後來便有友人勸定之改變作風，但他仍孤高自賞，不肯從俗。

定之是標準的中國畫家。

故畫家王夢白

先生名雲，字夢白，江西豐城人，幼年乃一燈籠籠之學徒，與余有同鄉之誼，亦北平藝術學院之有同專之雅，爲現代國畫中傑出之人才。先生寫花卉，得新羅山人神髓，其畫遠近見勝，畫用毛筆自創一格，有前無古人之憤，以生動逼真見勝。雀飛禽走獸，或草蟲，無不栩栩欲生。在近百年之國畫中，夢白應推爲第一個毛能手。生前在北平曾爲余寫猿猴、松鼠、小雞、稚魚、燕雀等幅，無不精妙絕倫。

先生畫簡毛喜用「乾皴」之筆，與名畫家蕭謙中先生之作迥然不同，前者惜墨如金，後者揮灑如水，故後者有「黑蕭」之名，然皆爲當今之國畫大師。而夢白作畫尤以「豪放隨便」見長，不拘謹，不墨守成規，興之所至，一揮即成。某次至余寓所閒話，余出紙請其寫畫，彼則一面口腳雪茄——先生喜吸雪茄煙——一面執筆以極淡之乾筆在紙上畫了八九個疏密有致之國險，當時余立於桌旁不知所畫爲何物，及後彼以濃墨點數筆，一幅活生生之雛鷄活躍於紙上矣！余笑曰：「先生作畫有如變幻術！」彼則以自負之語氣曰：「我王夢白畫小雞與齊白石絕對不同，他喜用墨點雞，我則喜用淡

筆乾賊！你看看。 是不是比齊白石的要高明！」余亦助其興曰：「當然高明多矣！」又有一次彼與湯定之先生爲余合作大幅橫披，定之先畫一蒼松，夢白則用乾筆在上補二松鼠，一作上躍之姿勢，一作向下俯瞰之神態，均極生動。畫畢，夢白撫其鬚又以自負之語氣曰：「你別以爲我隨便畫這兩隻松鼠是偷工減料，我敢信：除了我王夢白，別人還畫不出來呢！」此作爲老友徐悲鴻兄所見，歎爲稀有之傑作，蓋悲鴻亦擅長翎毛與走獸，後悲鴻欲求夢白作松鼠，彼則推延復推延，直至前歲畫猶未繳卷，至今悲鴻談及此事仍引爲遺憾。

凡此皆是證明夢白之性格：天賦極高，自負甚深，疏曠成性。無與決不作畫，即以重金厚餽奉贈亦不應命。有求數年而未得其作品者。愈係知友，愈難得其作品，蓋彼此都認識，易於推諉。故欲得其畫者，後多經琉璃廠各南紙店之手，商人雖無道義關係，但必嚴守信用，既取人之潤金，到期不能不交畫也。每逢商人至，而夢白尙未着筆時，彼商必在玉堂門房大噪大鬧，夢白在裏空聞之不勝其煩，便立即伏案寫畫，畫成揮之去！

求其畫之另一法，即邀約畫「竹戰」之友，先將牌桌擺上，同時亦將畫棹擺好，之後，主人只須云：「夢白，先畫幾筆吧，畫了咱們好打牌呢！」彼此時必欣然應命，一氣連揮數紙，待主人將其所作各畫懸於壁上時，彼已與其諸友入座戰賭將牌矣。蓋夢白生平無他嗜好，僅愛竹戰，平日所得筆

灑幾乎全部輸於「竹戰」！

夢白遠近聞人，尤愛河間行。同行中僅陳師曾一人爲其所敬愛，其他一概輕視，尤不屑與齊白石凌文瀾二人爲伍。昔日北平藝術學院聘請教員中曾有齊凌之名，夢白必拒絕應聘。藝人相輕，夢白乃最能代表此種精神之人物也。

夢白作畫雖極隨便，——所謂「隨便」者，乃不事雕琢粉飾，信筆拈來之謂也，——但其治藝之態度却極嚴謹，此可由其死後在其家中廢紙堆中尋出三百餘幅畫稿證之。在彼未死以前，世人皆疑其懶，彼時余亦疑其懶，然復再思，一懶人豈能遺下數百幅作品乎？故夢白非懶人，乃懶於以畫爲應酬之耳。

彼畫胡毛走獸，其所以稱福欲生者，自謂乃從寫生得來，非從畫譜中抄襲摹倣者可比。彼以畫猿猴最著名，故人求其畫猿，則金必加倍，據羽儀兄云：當年「人猿泰山」影片在平公演時，夢白幾乎擄場在座，蓋彼藉以觀察猿猴之形象與動態。惜彼未會到過峨嵋，否則將有更生動之猴群躍於紙上矣。

夢白生平所教門生甚多，但真能得其神髓者僅王雲濤君一人而已，惜此君現仍困居北平，西南一帶未能見其作品。吾友王羽儀兄昔與夢白交誼甚厚，故羽儀所作各畫亦瀟灑秀麗之至，昨在其畫獅嶺畫窟見其近作「夕陽芳草見游豬」一幅。極似夢白當年所寫，幾乎可以亂真。羽儀題云：

「十餘年前，余訪表姪家豐城主夢白先生於舊京之受璧胡同，見其所作游豬一幅，梁任公先生題「夕陽芳草見游豬」數字，并跋為乾隆御製句。夢白先生告余此畫係某公招飲即席所寫，席間因畫及詩，以為古來未有以「豬」字入吟詠者，時任公先生在座謂乾隆御製詩會一度及之，因誦「芳草游豬」之句，并跋記如此云云。夢白任公二先生既先後作古，此畫遂不知流落何所矣！客中偶憶此段軼事，因仿其意作此，雖亂以來，書畫久疏，未能擬其萬一也。

題中所云「某公招飲之「某公」，乃新詩人徐志摩也，當時新月社方成立於松樹胡同，常有聚餐之舉，此次參與聚會者除任公與夢白外，蓋余所能記憶者尚有胡適之、陳西滢、梁思成、凌叔華、林徽音諸先生與女士。然畫家僅夢白一人，蓋其喜與繪畫圈子以外之人士交遊。

抑猶有一事不能不記：世人僅知夢白擅花卉翎毛，而從不涉筆於山水，友輩中亦從無人知彼能畫山水，詎知余此次來桂訪老友羽儀於麗湖石，見其案頭，置有夢白所作畫筆山水十二幀，瀟灑出塵，精美絕倫，余幾疑為奇蹟，蓋余與夢白共事醫院有年，從不知彼能作山水！

夢白為一代奇才，不幸五十餘齡逝世，而其死完全由於窮困所致，倘當時環境稍佳，彼決不至趨一朝鮮浪人所辦之醫院割痔。痔，極尋常之病，何至於死？論者謂夢白非病死，乃窮死！古云「紅顏薄命」豈真只有紅顏能薄命耶！噫！

舊王孫溥心畬

我認識兩位舊王孫：一位是溥侗——紅豆館主，一位是溥儀——「三石」。他們都是溥家的後裔，并且與溥儀同輩分。然而他們的氣節高，一向不齒溥儀的所作所爲。在九一八以後，溥儀被敵利用到東北去做傀儡，他們尤爲痛恨。溥儀雖再三約他們出關，但他們都嚴詞拒絕。溥侗爲表示堅決起見，當時會南下任職於南京某部，溥儀則出策單賣畫於敵都。這黨高風亮節的態度，任人敬佩。

溥侗寫得一手好字，唱得一口好戲，對於昆曲尤有研究，可稱得起「權威」，一般寫劇本子漢的朋友幾乎無人不知紅豆館主的大名。

紅豆館主現流落何方，不得而知，但心畬諒仍在北平賣畫。

心畬的名字或許還有人不怎麼知道，因爲他的畫沒有普遍的流傳到南方。他在北方却是鼎鼎大名，幾乎無人不知：他的作品是經年的掛在北平琉璃廠的南紙店裏，大家一致認爲是國畫的珍品。記得張大千到北平開畫展的時候，朋友們也同時熟悉溥心畬開了一個展覽會，事後批評界一致下了「南張北溥」的評語。大千的聲名現在似乎在心畬之上，這或許是因爲大千愛東遊，遍歷天下名山巨川，

廣結南北名流雅士的緣故吧！然而以畫論畫，我認爲他們的作品是各有千秋的。

心齋的畫最大的特色是淡遠秀麗有書卷氣，不管他畫的山水，花卉，或人物，都能引起人們絕美的意境。筆墨之工秀，著色之清新，章法之新穎，實爲今日國畫中北派的代表作。這完全得力于他那豐富的古畫收藏。因爲他是一位齊王孫，他有機會博覽內府寶藏。這對于他的創作是有極大影響的。據說他幼年，深居簡出，在北平西山靜宜園住了十幾年，終日挈頭習畫。所以他有今日的成就決非偶然。我們固然反對「臨摹」，但「臨摹」也是成爲一個畫家的基本要素。由臨摹進入觀模；由觀模而修養自己的胸襟，而至創造。一個畫家遊覽名山大川固甚重要，而摹擬觀模在學習過程中亦不可忽視。心齋的畫充滿了高雅與富貴的氣氛，同時亦有無窮的詩意與書卷氣。這是他的作品長處，也是他的作品短處。他的畫多在富貴人家或書香門第是非常相稱的，太平年月以之點綴昇平，那真是再貯沒有的寶物。但懸之于十字街頭或生於窮苦的農工之家，又未免太不調和。這都是由于他的生活環境使然，他出身于帝王之家，平日受着封建貴族環境的熏陶，自然不能產生與大眾生活接近的藝術。假使他能突破他形象牙之塔的富貴環境，我相信他在藝術上必有更大的成就。只可惜他現在還困居在故鄉的一個古老破舊的王府裏過着那沒落的舊王孫的生活，——吃吃茶，逛逛公園，玩玩字畫。悲歡過盡，惆悵未來！讀者惜之。（心齋刻有「舊王孫」之圖章。）

心齋作畫，喜用絹。每畫必先以粗紙擬一底稿，再用絹畫出。有人對此頗有批評，說他這種畫法

死板，有失中國畫氣韻生動的旨趣，但，實際上，他的作品無一張不生動！他雖有底稿，但他決不是依樣畫葫蘆的照底稿去描摹，而是以淋漓的筆墨去揮寫。中國畫切忌「描」而重「寫」。凡「寫」出來的東西一定是氣韻生動的，凡「描」出來的東西無有不死板的。心畬作畫雖有底稿，但其作品仍生動有力。且每畫必成傑作，從無廢紙。這都是由于他嚴謹的方法所致。他不曾輕易對客揮毫，原因也在此。我認爲他這種作畫的方法并不是病，在紙張筆墨顏色都極貴甚至花重價銀採購不到的今日，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心畬一向是衣冠楚楚，對人彬彬有禮，有士大夫氣，禮亦適如其畫。並不交際，不作無謂酬酢。他的「舉一動沒一絲毫俗氣。每當海棠或牡丹盛開時節，他必在他那寬闊古老的王府裏談論北平的名士賞花，賓主既而作詩寫畫，以盡雅興。

心畬誠可稱爲「馬秋風翼北」的北派繪畫的代表，才華冠絕的一位風雅人物。我喜歡他的畫，我喜愛他那股清幽的氣息，只可惜他還沒有洗脫他那股「舊王孫」的氣息！

憶印度詩聖泰戈爾

人類的智慧，在個人方面或因環境與教育的不同而有相當的差異，但就各民族而論，大致都是平等的，無所謂優劣。譬如非洲人一向是爲自認文明的歐洲人目爲野蠻民族，然而他們在音樂方面顯露的天才却非世界任何民族所能及。又譬如我們兄弟之邦而今又是國際政治中心的印度，三百年來就被壓迫着被人認爲是劣等民族，其實只要將印度幾千年的文化史略略的研究一下，我們便不能不承認他是世界偉大的民族之一。牠的宗教與哲學早已影響了幾千年的人類生活，與我們中國的文化同爲東方文化的主流。

在現代最能代表印度精神文物的，無疑的，要首推去年逝世的詩聖泰戈爾，他與甘地同爲印度人民心目中的聖人。不過泰翁與甘地不同，他雖然也偶爾發表些政治的意見，但他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位純詩人，真正足以代表東方精神的詩人，與我國的杜甫李白應同列爲東方的詩聖。他的詩是那樣的超脫，飄逸，清麗，是最崇高的理想人生的表現。讀他的詩，就好像在做夢，引導着我們進入幻覺的神仙境地，使我們忘却人間一切愁苦；當你在煩惱的時候，何妨讀讀他的「園丁集」，或「新月

集中，但你會從中得著莫大的安慰，這不是靡靡靡，而是人類最珍貴的精神食糧。他歌頌理想的人生，他讚揚偉大的目標，他罵現代人吃人的物質文明！中國的新詩人徐志摩謝冰心的作品都很愛他的影響。

他於一九二三年到過中國。那時他已是鬚髮滿頭的七旬老翁。他在北平住了相當的期間，在各大學講演，志摩給他任翻譯。爲慶祝他的生日，當時北平的文化界會假座協和禮堂上演他的戲劇「奇曲鴉」，由張遜春先生與林徵音女士分任導演的主演，可謂盛極一時。志摩新由英倫歸來，風流倜儻，雅興甚濃。他一方面陪着泰翁週遊全國，同時又在北平成立新月社，此爲我國新文學運動中所謂「新月派」之由來也。

在遊歷全國的旅程中，從北平到漢口的這一段，志摩會約我同行，因得與泰翁朝夕相親。在兩星期中的相處中，我不但得着機會聽詩給自己翻譯與解釋他的作品，並且很親切的了解了他的生活方式。我覺得泰翁的體態、表情，是畫，是雕塑。他那魁梧的體格，他那清秀而又和霽的面龐，他那銀絲飄飄的鬚髮與他那印度式的長衫和節奏，真是人間最美麗的塑像！他的聲音，是宇宙間最美的音樂。他說話就像誦詩，他演說就好像從萬丈懸崖傾瀉下來的瀑布！在說英語的人羣中，我沒有遇着第二人將「英語」說得像他那麼好聽，寫得像他寫的那樣美妙。不，這不是英文的美，而是泰翁的聲音美，筆下美。當然，他說印度文，我雖不懂，但聽起來也是一樣的好聽，寫起來也是一樣的好看，記得在長

江輪船的甲板上，我們曾一同賞月，他將他當時所得的詩句用梵文題在我的圍牆上，真是精美絕倫，至今還成爲我的珍藏之一。

他愛好「大自然」，所以他喜歡在露天講學，演說，寫詩。他最厭惡現代西洋的建築物。他特別喜悅北平的「太廟」與「天壇」。他認這是東方建築的代表作。所以他自己手創的「國際大學」便完全採取東方式的建築。教員與學生盡量在露天生活着，他們在山坡上課，在溪邊寫作，在花間草地睡；他希望他們接近自然，期與自然同化。泰翁反對近代一切矯揉造作不自然的教育。他講學的態度非常慎重，擬講的寫見和材料事先必與他的聽者討論。

他晨起極早，天微亮即起床。每日必寫作。甚至在旅行期間也無間斷。他每日有一定的時間「靜默」(Meditation)與散步。他認爲一切的文藝都是從「靜默」中得來。他說美國人整天整夜的忙，決不能產生偉大的文藝創作。東方各民族最大的優點是「恬靜」。

他雖異於甘地的政治主張，但於反對外來的侵略他們是相同的。他非常痛恨日本，對中國極有好感。九一八以後他會不斷的發表正義之論，申斥日本強盜的侵略。可惜在這中印兩個偉大民族攜手抵抗敵人的今日，而他老尤生却已逝世了！假使九具有知，他必會含笑看着這兩個兄弟之邦共同抵抗敵人的英勇。他必會以他那雄壯美麗的詩句歌頌「東方各弱小民族翻身的日子到了」，「東方精神文明已經有興起的曙光了」！

南國劇翁田壽昌

民國十七年夏天，我應閩省教育廳長程栢廬先生之約，從北平到福建去講學，路過南京，當時田漢、壽昌、先生正率南國社諸君在弼裡公演「莎蘿美」和「南歸」。我有一個學生，左明，也在參加他們的演出。左明聽了他的同學施寄寒說我到了南京，便從城裡趕到弼旗店來看我。寒暄之後，他便約我進城去看他們的戲，并說田先生聽說我來了很高興，頗想和我談談。於是我們一同進了城。

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夕陽斜到山巔了，但熱氣仍是熬人，我們走到夫子廟的民教館，早已滿身大汗了。左明先跑進去向田先生報告，片刻從裡走出一位身體健壯，精神飽滿，且具時代藝術家風度的青年，這人就是我所慕的田漢先生。一見如故，——真的，我們彷彿是多年同工的同志似的，好朋友似的。——他熱烈地和我握了手，滿臉堆着誠懇的笑，口裡發出洪亮的聲音，連連地說：「你來了，好極了，真是沒有想到，歡迎得很，歡迎得很！」

在一座四面圍繞着花木的草亭中坐下之後，南國社的那些朋友們都聚攏而來，田先生一一為我介紹，其中除了洪深先生，俞珊和唐淑明女士外，彷彿記得還有白塵與君里兄等。我們交換了許多戲劇

上的意見，大家非常愉快，田先生的令弟田洪先生並為我們攝了一張相片，這如今我還珍藏在北平的書齋。

夕陽隱入了山背，暮色籠罩在我們的眼前，如高的觀眾從我們身邊湧進了劇場，一部分的同志也進了綠室；「南歸」快要開幕了，田先生便引我步入劇場。

我在北方雖久，田先生領導的南國劇社，但看他們的演出這還是第一次，所以心裡很渴望趕快開幕。然而戲未開幕之前，田先生先露在觀眾之前，我以為這要解釋該說的劇目，不料他却很客氣地把我介紹給南京的觀眾，並且要我登台講話，我當時真是受寵若驚。內心砰砰地跳動，陷於極度的羞慚之中，然而田先生的盛意難却，終於在觀眾熱烈的掌聲中愧怍地走上了舞台。

場內雖是熱烘烘的使人喘不出氣來，我却很快愉地聚精會神把兩劇看完。戲畢，田先生又引我到後台參觀，並遊看了他們寢室裝軍隊似的「地舖」。田先生堅留我在那裏和他作一夕談，但我和寄寒恐誤了次晨的火車，終于懇謝了他，約定後會之期，告別了他們那一羣。

這時已經夜深，僱不到洋車，我們祇好步行，白日的酷暑已退，晚風徐徐地拂着我們的衣襟，我和寄寒且談且行，經過一段路，迂迴曲折的不覺其長，居然到達了城門。然而城門早已緊閉，任憑說了天大的理由崗警也不肯放我們通行。無法，我們祇好蜷息在城洞旁山石上納涼、抽煙，靜待着天明。這時夜涼如水，景色宜人，天上雖無明月，卻佈滿着星星的繁星，遠遠的傳來鷓鴣、犬吠、更鐘

之聲，使我浸入了另一種情境。我的腦海裡時時浮現着一個豪放、熱情、新時代的劇人的巨影。

一別就是八九年。

民國廿五年，是四月的梅雨天，我又到了南京。這時我的心情很復，因為我的「賽金花」無端被禁演。我把行李放到南京飯店之後，便跑到丹鳳樓去重訪故人。那時田先生出獄不久，風采雖如舊，惟心情不佳，興趣更遠不如當年，且兩鬢已夾雜着白髮，額上已刻劃着不少時代艱苦賜給他的縐紋。我雖多方兜引着他的談鋒，然而田先生始終欲談寡言，除了幾句寒暄的應酬話外，還一次的會晤我們未作深談。在座的某新聞記者雖也為我們照了一張像，但後來他在給我的信裏說：「膠片走了光，裏面沒有人影！」

我走出丹鳳樓，不禁向自己說：「田先生真是轉變了。」

如今我才憶起：原來我們那一次相會正是四月裏的梅雨天。

二十六年，蕭蕭烽火燃遍了中原，每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這時都起來抗戰。北平淪陷，我的工作寄托的重鎮定縣也隨之吃緊。冬天，我繞道到了武漢，不期田先生這時也在武漢。他穿着一身整潔的戎裝，脚上是馬靴，腰間纏繫着一柄「軍火魂」，儼然一軍人。滿面紅光，精神奕奕。與年前我在南京

色。我不禁向自己慨歎說：「抗戰使我們年青了、也是我們白頭了！」

然而個人有期的白頭爭取了民族國家永遠無限的年青啊！

有一天文化工作委員會開例會，我和伏園都是首次出席。會後郭先生請我們便飯。當時壽昌也約定我們星期日晚上在曲園小集，並且他請大家赴曲園之前最好先到天官府七號會合。我們自然無理由推却他的盛情，并且向他表示了預謝。

星期日，我和伏園按時到了天官府，接着洪深伯奇老舍諸兄也來了。然而壽昌不在，問到哪兒去了，公差說：「田組長和郭主任到南洋騎馬去了。」我便說：「對了，聽說壽昌馬術復不錯呢，而且難得碰到今天這樣好的天氣。」

于是大家等候着。但天色已經黑了，還未見壽昌回來，伏園便問：「田先生會不會忘記了？」伯奇帶着笑回答：「大概不會吧——因爲今又有郭先生在一道。」洪深兄就忙笑着說：「那可不一定，老大的事情——說不定他真是忘了！從前他在上海……」洪先生還沒有說完，伯奇又搶着說：「不會的，今天有郭先生同他去請，他決不會忘的。」「不，不，不，今天晚上吃飯老大並沒有約郭先生，因爲郭先生另有應酬！」洪先生又這樣補充了一句。「既是這樣，那可有點兒靠不住了。」——伯奇也勸搖了。

來現在是抗戰了，所以他武裝了他的外形，更武裝了他的內心，以戲劇為武器，把筆桿當鎗桿，喚起民衆，鼓舞軍心！

這時我身上依然還是北平教習時穿的那件舊的老棉袍，頭上戴着一頂破毡帽，與田先生相比之下，不覺自形慚愧。于是我到成都辦學的時候，我也換上了武裝，并且率領着我的學生們到中央軍校去受了六個月的特種軍訓。

田先生和我們這時都做了戲劇兵，他兼任了我們隊伍的將領。

三十年初春，禡曆元旦，我由成都到了重慶，在文伯先生的談會上我又遇着了故人。記得那晚除了壽昌和我，在座的還有郭沫若先生和李德隣將軍，文武戰士濟濟一堂，真有說不出的興奮！壽昌還是穿着戎裝，還是像我們在武漢把握時那樣的精神。我們大家歡聚暢談之餘，不免有一番豪飲。年近五旬的詩人郭先生一連飲了好幾杯。難得有他那樣的豪興，年青·李老將軍不但作戰勇，同時也能飲。壽昌喝了一杯又一杯，當然更不甘後人。惟有我僅喝了三杯，頭腦就有些昏昏沉沉，因而自忖：大概文武戰士皆能飲，惟有我這種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人，最不行。

大家盡興之後，即向賢惠的主人告辭，致謝，在這時我才發現壽昌的平頂上戴着一層淺淺的銀灰

已經……誰也不請誰，各吃各的。在饑餓的威脅之下，大家當然一致讓成。

在皇后，我們一面吃一面談，也許是以壽昌出來出氣吧，大家的談話一致集中於他，說他常常忘了約會的時間，說有人請他吃飯他每每喜歡帶一二位不速之客把主人弄得非常窘……

大家正談得起勁，樓上忽然傳來馬蹄聲，田老大揚開門窺走了進來，在他後面還跟着一大串。他一進門，還沒有脫下他的外套，就理髮齊大家爲什麼不候他，害得他空跑到曲園。

「我們相等候你，無奈肚子不答允！」洪先生笑着說，「請老兄看現在幾點鐘了！」——說得大家都笑了。

「客人們」又叫茶房特爲「主人」和他帶來的朋友們另開了一席。

洪先生又笑着說：「這就是田老大請客的作風！」

三十年秋天我到了桂林，壽昌也從南獄護送着他的老母幼女來到這裏，因爲當時湘北戰事正吃緊。他卜居於月牙山下東靈橋，我寄住在漓江畔的桃園。我們的住處相隔很近。故過從也很密，因而從生活外表的認識深入了彼此的靈魂。

一個秋夜，是一個凄風苦雨的深秋之夜，我借葉子到東靈橋去訪他。進了狹窄的矮屋，呈現在我

們面前的是：一位詩人就着一燈如豆的微弱光線，伏在案板上寫他的心聲；一個天真活潑，大眼，蘋果似的臉的稚子倚偎在他的身邊，喃喃地念着歐陽修的「秋聲賦」；一位自髮慈祥的老人坐在熊熊的炭火前習習地抽着水烟。窗外淅瀝的雨，悽涼的風，頻頻擊着窗紙沙沙地響，爐紅映着白髮，幼童吐出幽揚的書聲。——這是一幅如何富詩意的畫景！

「這麼大的風雨，你們怎麼跑來了？」壽昌忙放下筆，起身招呼我們坐。

「外面冷吧？」——慈祥的老人一面說着，一面便在炭火上爲我們煮茗。

我們便圍爐而坐，談心。

「瑪俐，你在念什麼？」我向壽昌的愛女問。

「他在讀「秋聲賦」呢！」——不待瑪俐回答，壽昌就搶着說，不自觉地在他的臉上露出自喜的

笑紋。

「哦？——」我似乎有些驚奇這麼小的孩子就能讀古文，「那麼你呢？又在寫什麼？」我又掉過

頭來問壽昌。

「也是秋聲賦。」

「什麼，你在抄寫秋聲賦？」我有點莫明其妙。「你老兄倒有這道種開功夫？」

「不，」壽昌忙解說，「我在寫此時此地的秋聲：你聽：窗外的風聲和雨聲，湖北戰場頻頻傳來

的捷音，不是今日之秋聲麼？」

「哦，你又在寫一個新的劇本？」我這時才恍然大悟壽昌的秋聲。

「是的。」壽昌忙從案頭取了那一疊厚厚的稿子，捻大了油燈，朗誦給我們聽。當他念着妙詞警句，在他的臉上時時流露着得意的笑紋。當他念完了全劇，燈火也成了灰燼，他的慈母似有倦意，愛女早已伏案打盹，時時發出呼呼的新聲，我和妻子便起身告辭，臨別壽昌問我對於他們的新作有何批評，我便口占了如下的四句贈他：

名滿天下田壽昌，筆驅食飲寫文章，秋風秋雨秋聲賦，從古奇才屬楚湘。

雨，一連下了兩個多月，故我很少出門，專心在家裡寫長篇小說「錢言」。一日，天氣忽然開，久雨初晴，心情原應愉快，不料爲了某事我在家裏反爾悒悒不樂，不知那位把遺消息告訴了壽昌，所以不到一會兒，杜宜兄便送來他的一封信，信云：「雨後新晴，請即偕妻子到全下午飯，飯後一處出遊，以快心情。」我和妻子便應約到了東甕街。

這一天，壽昌的興致特別好，我們一進門，他就提議爬山去。於是，他帶着他的愛女和我們一羣向七星後岩邁進。壽昌最健步，平常走路極快，爬山更不願後人。一到七星後岩的山脚，他獨自一氣的上上爬！不，簡直是衝鋒，一直往上衝，把我們遺落在半山腰，前進又無力，後退又不甘心。桂

林的小與別的地方的完全不同：哈囉而無路，靈芝柴劍似的崎嶇亂石，只可觀賞，不能登臨。那碼頭是在後面喊：「爺爺，爺爺！（湖南人稱父親爲爺爺）你慢點走不行？我們跟不上你呀！」此公豈肯聽？——一口氣衝上了最高峰。我們雖給壓得慢，但終于也達到山頂，壽昌見我們到了目的地，便興奮的指着我們往下看，「你們看，從上面望下看是多麼偉大美麗啊！」我也隨口的補充了一句：「可是從下緊上看却是非常醜惡！」

壽昌不但健步，而且健談，近兩年來桂林的文藝界有任何聚會都是由他主持。他的個性很強，但他是那樣的熱誠、坦白、公允、天真、和藹、禮貌、週到，任何紛歧的意見只要由他主席，都可以得到圓滿統一的解決。

不過在田先生主持下的會議很難得到準時散會，有時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他可以引着大家討論好幾點鐘。你若有些厭倦而提議散會，他必定說：「這問題太重要了，再談一會兒吧！」或說：「下次接着再談」。因此有些朋友批評：「田先生談問題愛跑野馬。」我說：還無得于田先生愛討論問題、研究問題的精神。

最近某報會這樣記載：「田漢先生的一枝筆挑不起他一家老小的負擔。」這倒是真情，不過田先

生缺乏理財的能力也是事實。他承繼了我國文人「仗義輕財」，「身外之物不足計也」的衝風。去年洪深先生的五十壽慶，桂林的友好假座嘉陵川菜館爲他祝慶，每人擬定攤出五十元，壽昌那天身邊沒有帶錢，他在中北路向一位朋友借了三百元。飯後，算賬，超過了原來的預算，壽昌就把他借來的三百塊錢往管賬的人手裡一塞！

有時他爲我主編的「文學創作」寫稿，我送他一點薄酬，不管我交給他多少錢，他從不點數，我究竟給了他多少錢他完全不知道。

我們今年夏天在桂林公演「家」，因爲用錢沒有計劃，結果是有虧空，因此弄得後來荻舟兄回韶的旅費也成了問題。田先生就把他爲那個樂業赴渝的路費拿了出來，可是後來他的愛女要動身時，他又一詩無法籌劃。

這大概就是田先生永遠過着窮日子的緣故吧。然而他從不以此爲苦。

我剛到桂林住在桃園的時候，田先生贈了我一首詩，詩云：

意氣猶如烟氣濃，祇憐無酒論英雄，

春風歐亞吹腥血，誰向瀾江起臥龍。

我認爲這詩正是田先生自己的寫照，我現謹以原作奉贈給他，望田兄勿以我多事也。

南社詩翁柳亞子

卅一年六月某日，我和幾位朋友跑報到醫澤門外的白石洞。天氣很熱，洞裏人很多，又潮濕。我們便站在洞口納涼。人叢中有位陌生的長者，道貌岸然，面容非常清秀，下唇掛着一撮稀疏花白的長鬚，頭昏昏的有點兒歪，兩目炯炯有光，身上穿著一套湖色的中國式的短褂褲，右手拿着一頂衡陽草帽代扇，左手握着一根黑色漆手杖，他像鶴立雞群，飄逸灑脫地站在那裏和朋友們談話，臉上頻頻露出和藹的微笑。

「這是那裏來的這麼一位長者，迥異凡俗？」予倩與空了兩兄走了過來和我打招呼，我便輕輕地這樣問。

「哪位！」予倩似乎不大明白，他把眼睛向人叢中掃射了一下，問。

「就是站在對面的那位美髯翁」，我用手向對象微微的一指。

空了看見，忙搶着說：「你不認清嗎？——那就是南社詩翁柳亞子！」

「哦？原來是南社詩翁！」我不禁又把目光不斷地向那位美髯翁注視，假使他是一位妙齡少女，

次晨，我還沒有起床，壽昌兄就來了。他進門就說：「柳亞子先生來了，就住在附近環湖旅館中，我們一道兒去看看他。」

到了環湖，在櫃上問明了柳先生的房間號數，依次而找；我到了，而門上却是一把鎖，我們頗爲失望。子處壽昌爲了別的事情便到藝術館去找子倩，我則獨自回家。

回到家中，菓子已出去買菜，房門上也是一把鎖。我設法把門打開了，腦子裡昏昏沉沉的，一進門又往床上一綸。這自然是因爲近來睡眠不足。自從桃園搬到榕蔭路以來，一個多月，根本就沒好好地睡過覺。房間是那麼窄小，樓上樓下，前廳後院，一共住了二十四家，小孩子就有四十多個，在這種雜亂的環境裡，白天使我無法寫作，晚上總要在午夜一兩點鐘後才能勉強地安靜下來睡覺。住在我們頂頭樓上的是深堂子裡做工的司役，總要在午夜一兩點鐘才能回來，回來以後還要大談其「乖乖囀的」的揚州腔；左邊房裡是一位少年軍官，他每晚十時必操鋼琴自娛，而至夜深；右邊住的是一位老房東，每晚必飲酒，飲必醉，醉後必自言自語地發牢騷，罵人，常常嘮叨到半夜；對面住着的是一對青年夫婦，剛生了一個嬰兒，大概是因爲奶不足，嬰孩常常哭到天亮。在深夜裏，有時還傳來打牌聲，夫婦打罵聲，主僕吵架聲，警察特務光臨的「抽查」。……因此，在白天，我得偷着安靜的時

簡略覺。

這時，我剛坐下不久，不料壽昌又來敲門，在外嚷道：「有貴客來了呀！」不待我起來，他已推門而入，後面跟着我在白石洞躲警報時遇見的那位美髯翁。

我們一見如故，已有些「久仰」之類的俗套話完全省了。我和柳先生雖係初次見面，却有「早已見過，并且非常熟習」之感。畧畧的寒暄幾句之後，我即張紙向柳先生求書，他欣然爲我題了四句詩，詩曰：

「萬里投荒愁欲死，何期此日笑顏開，

老熊當道故奇絕，入座賓賓盡俊才。」

我見美髯翁這樣好的興致，而且他老先生的書法是那樣的秀麗瀟灑，詩句是那樣的「拈來全不費工夫」，我又貪而無厭地同他再索一幅，待他揮完第一紙，我便遞給他第二紙，我說「請你再寫一張。」他撫摩了一下他那稀疏美麗的長髯，便又寫道：

「惡詩劣字平生恨，慚愧熊郎謬賞音，春蚓秋蚊兩怨起，銀顏說說伯牙琴。」

寫畢，菓子買菜歸來，煮了些小菜，我們就隨便吃了些東西，談了些香港事變的閒話，而散。

此後桂林詩酒之會，有我必有柳先生在座，求其詩書者，也日衆。

關於詩 尤其魯詩——我不懂，不過我認識的詩人中尤推亞子先生才華第一，其構思之速，運筆之快，世無其匹，誠有萬馬奔馳之氣勢，曹植的七步成詩在我們看是天才，而在亞子僅是極平凡的事了。

在「文學創作」第二期集稿的時候，史城之戰正陷於最嚴重的階段，蘇聯的戰士們正在作英勇的抗拒；同時印聖甘地率領着他的人民因爭取民族的自由獨立而入獄，我便發起編輯一個慰問蘇聯戰士與印度弟兄的專頁。我去訪柳先生請他寫點東西，他不假思索信筆寫了如下的詩句：

鎖鑰高加索，名城血戰場，三周華不注，一賦魯靈光。民氣終堪仗，天譴莫漫狂，元凶希特勒，會見你廟亡。

故國創民主，恆河涎巨人，赤明亘古劫，黑獄自由神。胸膺寧秦越，安危託齒唇，坐憫天下士，排難竟無聞。

一日談及魏晦如先生的「明末遺恨」及葉子在桂主演該劇的經過，柳先生頗以未親此劇的演出為恨。次日葉子以該劇本奉贈，他老先生也即席題了一首詩，云：

玉腕銀針以次裁，乙編贈我抵玫瑰，
何當烽火亂餘夜，碧取紅妝嘆血來。

虎踞龍蟠易夕陽，江南盛事斷人腸，

祇今剩水殘山際，多少英雄萬嫩娘。

并跋云：「葉子女士多才經藝，曾主演明末遺恨中之萬嫩娘，惜余來遲，未得親覩，蒙以劇本見惠，感賦二絕。」

柳先生書法亦如其詩，瀟灑清麗，惟字跡頗不好認，朋友們見了無不頭痛，尤其是他平日與朋友們的書簡，往往要半猜半認。據他自己說是因為他不會寫字，據我看是因為他寫得太快，——他寫字的這度或好像疾風掃落葉。然而朋友請他題婚書或壽屏之類的紀念品，他還拿却極工整。

柳先生的詩文與書法固然令人欽佩，尤其使朋友們景仰敬愛的是他的高風亮節的人格。他純潔、熱誠，直率，極富正義感，且有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任何人有了什麼困難，只要找着他，他無不竭誠予以援助。

在街上見着他，他必老遠的就脫下帽子，很快地趕過來和你熱烈地握手，滿臉堆着笑容，臨別，他必向你深深地鞠躬。

他容氣，而不虛偽。有時且非常直率、天真。有一次桂林某書店老闆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對於桂林作家頗有不敬之處，這作家們自然不寬允，便要求那位老登環道道歉，否則群起而攻之。低着頭的態度非常暗淡：也不說道歉，也不說不道歉，僅請他的總編輯某「老實人」出面辭停。某老實人在

綠官開了一個茶話會，招待桂林的作家。柳先生與我都被我邀參加。原意是要調停，不料那位老實人不會說話，一開始就把話說錯了。不待大家發言，而柳先生便開了第一炮！這一炮開得很兇，——炮彈中夾着「他懂得什麼！他是市儈！」之類的話。——使那位出來調解的老實人窘極，一時面紅耳赤說不出話來，不得結果而散。

次日我碰見柳先生，我便向他說：「像昨天這種小事，你老先生就不應去參加，就是去了也不應開頭炮！」不待我說完，他便很幽默地抗辯：「我們大事管不了，只好來管管這些小事呢！」

今年花朝節，方鎮華先生約我們到郊外去看梨花，并謂將屠狗一隻以餽嘉賓。鎮華本沒有東請瘦石和白鳳，而柳先生頗有意携他們同去。我當時則認爲不妥，——倒不是禮貌關係，而是怕主人所準備之食品不足。瘦石白鳳聽了我的話，便沒有同去。次日，柳先生在祀事詩的第一首便斥我，詩云：

酒人幾輩盡堂堂，整旅前驅似雁行，

誰遣駭途磨尹李，汗墟敗興怨熊鄖。

并註云：「借佛西仲寅孟超紅苙赴方鎮華招議，佛西尼瘦石同行，白鳳亦拂衣而去。其實不速之客，何傷雅道耶，佛老徑徑小節。余所弗喜，故于首章著之。」

柳先生喜飲，但不能多飲。三花酒與他都不能喝，獨愛葡萄酒，葡萄一瓶，即可盡興，而飲狀極豪，不管多大的杯子，他永遠是一飲而盡。座客勸飲，他從不拂意。

某次，座有一生客舉杯向柳先生敬酒，亞子當然很樂意地接受，喝了。可是那位座客雖是杯，却未飲，亞子發覺，笑着問：「您怎麼不喝？我已經喝了！」那位先生便滑了一句：「你喝了，我沒有看見呀！」亞子聽說，便又喝了一杯：「現在你總該喝了吧？」不料那人還是不肯喝，亞子憤極，馬上把桌子一拍，那人見勢不對，抱頭而逃。

柳先生雖喜飲，但很少喝醉過，據我所知，他來桂一年有半，只有一次喝醉了。當朋友們護送他回家的時候，他沿途高唱着石達開的詩句：——

揚鞭催戰馬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潰潰，莫憑赤手拯元元。十年羸弱悲羸馬，萬眾堪仙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

柳先生終身抱憾的是他的口吃病，說起話來有些期期艾艾，據說這是從他的五舅父學來的。最近他在「文學創作」發表的「五十七年」裡有這樣一段話：

「我的舅父儀表很威嚴，但講起話來期期艾艾，簡直糟糕！有人形容他，他到我家裡來，一上岸進了我們的弄堂的門，嘴內就喊起我父親的表字——寅伯來；但一直跑到我們茶廳榮桂堂次間，我父

親的書房內坐定時，嘴內還是一個「實」字，而「伯」字始終沒有「伯」出來。……舅父的口吃雖然很好笑，但因為他依表很威嚴的緣故，我只能在那裏笑他，而不敢嘴上學他。不過最成問題的就是我一位表兄孟良，和一位表弟仲賢了。我們三個人年齡差不多，我小時又是非常頑皮，天天見他們，天天笑他們，但也天天學他們，結果居然被我學畢業了。那時候我心中很慌，決心要宣佈脫離學籍，但事實上已不可能了……直到現在似乎好了許多，要是碰到神經興奮的時候，簡直可以說是不成問題，以前在濟南魯齊大學，在馬尼拉一個什麼中學，在香港幾次會場上，居然都大演其謔。絕不口吃，有時還出過一句話一鼓掌的風頭呢。不過，爲了口吃，却把我讀外國文的機會錯過了。」

憶志摩

真快，志摩死了十年了。他是在「九一八」事變不久的十一月死的。他死得相當的慘，是在津浦路上濟南附近墜飛機死的。這樣一位天才詩人才三十八歲。真可惜！

近年每和朋友們論詩，我必談及志摩，我認爲志摩的詩至今還是不可多得的作品。有人說徐志摩的時代早已過去了，不錯，志摩的時代是過去了，但他留給我們特具風格的新詩和散文至今還可作我們的楷模。他那奔放強烈的情感，他那瀟灑生動的文筆，他那超脫萬永的思想，在如今的文壇也不易多見。

志摩的文章好固然是由於他的天分高，但主要的還是由於他的環境好，機會好。他有一位財主的父親。因爲花錢不在乎，他可以在中國讀書，讀膩了他又可以到外國去；在美洲就煩了他又可以轉往歐洲。他住過中國的北大，美國的哥倫比亞，英國的劍橋。但他沒有得過任何學位。有人說他沒有得學位的耐性，據他自己說一個文人何必要靠學位來裝飾點綴呢？——最有力的表現還是藉自己的作

品！

真幸運，他曾三度週遊世界。走過天涯海角，飽覽天下名勝，他曾到拜倫。南來，濟慈詩人的故鄉憑吊，他曾與逝世不久的印度詩聖泰戈爾交遊。他曾與大家園秀結婚，離婚；他又與絕代佳人戀愛，決裂。他也會被愛他而不敢嫁他的少女拒絕，他曾過過揮金如土的豪華生活，他也過過窮愁潦倒的日子，他會被人恭維為當代第一才子，他也被人罵為當今混世流氓！總之。他是一個飽經滄桑的青年文人——詩人而兼散文家。

不過他有個願望未曾實現，這是他一生的遺憾。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在北大教書，同時兼編北平晨報副刊，那時他存精神上已和陸小曼女士脫離，心緒非常煩亂，恐怕是他有生以來最苦悶的時期。某夜，我們在勺園小集，肥得正是深秋的陰霾天氣，北風虎虎的刮着窗紙，落葉紛紛在院內捲起，龍爐火，一杯清茶，我們互談心曲，他說往事如夢，最近頗想到前線去殺敵！他恨不能戰死在沙場！他說他什麼樣的生活經驗都已經歷，只沒有通過戰場上的生活！他覺得死敵戰場是今日詩人最好的歸宿。不勝遺憾，他的願望未能實現，而竟死於無聊的煙樓！假使他現在還健在，雖不見得死在戰場，但我相信他一定在前線努力工作，說不定已經寫出許多激昂慷慨的抗戰文學！

在我心裏不能忘記的是志偉的風趣與待朋友的態度。除了田壽昌先生外，如今我很少見像志偉那樣有風趣的朋友。當住在倫敦大雨傾盆的時候，他會一個人跑到劍橋去觀雨，去看虹。當他第二次到

美國的時候，他會在橫香山遊逛而誤了船期，他的行李已到了西雅圖而他本人仍被迫留在橫香山向上海打電報要錢救急。他在廬山會因一杯冰淇淋遲遲了而與一位西崽打架，結果被一羣西崽驅趕到大街賽跑，非常狼狽！他看着一位女子車夫拉不動車子的時候會跳下車來請車夫坐車，而他自己拉着車子飛跑！他在北平組織新月社的時候他常常陪着梁任公先生打了八圈牌之後再寫文章，寫詩，寫到天亮。——這些事從某一種立場來看，簡直都是些荒唐行為，但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又覺得別有風趣。——有一種浪漫帶克的風趣。

他待朋友天真，誠摯，他從不談人「是非」，也不挑撥朋友中的情感，決沒有「文人相輕」，或對甲說乙在罵甲，而對乙又說甲在罵乙的壞習慣，他從來不罵人。他自己也很少被人罵。魯迅先生罵過多少人，亦曾被多少人罵過，但未罵過徐志摩，亦未被徐志摩罵過。魯迅先生當年與陳西滢先生的筆戰，志摩當時正主編「晨副」，雖礙於兩邊都是朋友，但他的態度非常公允。倘永遠反對「意氣」的筆戰！他最喜歡提拔後進作家，他從不以老練作家自居。沈從文先生就是他一手提拔出來的。——所以志摩在文藝界是最有「人緣」的人。

惜乎他死得太早，未能為祖國的抗戰而寫出偉大的文學！

憶亡友許地山

去年八月抵桂的次日，就看見報上登着地山因病在香港逝世的消息，當時我好像腦了電似的，麻不了很久，次日就想寫一篇悼念的文字，但因情感過分的受到激蕩，寫不出來，祇寫了一封信慰問他的夫人周侯松女士。這幾天不知爲什麼我不斷的想起往事，想起些老朋友，尤其想起亡友許地山與徐志摩。

地山是我在燕大的同學。我在一年級的時候，他已經是快要拿文憑戴方帽子的人了，畢業後，他在燕大教書。後來我們一同到美國去轉營，回國後我們又同過一個期間的事，所以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比較久，交誼也就比較深。不管在做學問或做人的方面，地山都給了我許多珍貴的指導。我進燕大的時候，才十八歲，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孩子，承他帶着我讀書，帶着我玩，給我介紹了許多朋友。我第一次舉着導演戲，就是他替我「畫」佈景（那時沒有「設計」這個名詞，一般人都稱「畫」佈景）。他介紹我加入文學研究會，因之認識了鄭振鐸沈雁冰鍾瑛文藝界的朋友。他鼓勵我寫劇，鼓勵我從事一般的文藝研究。當時燕大創辦不久，校中一般的文藝空氣并不十分濃厚，祇有地山在校內編

力提倡，他又憑惠學校當局向校外聘請些文藝家來校講演，因之校內的文藝工作才一天比一天的活躍。後來地山以「落華盛」的筆名發表了不少的小說，謝冰心發表了「春水」與「繁星」的長詩，我也寫了「新聞記者」「新人的生活」幾個劇本。這些當時都列為文學研究會的叢書。所以地山不但是位學者，小說家，並且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員健將。

地山寫作的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學習。他不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也不是一位「一揮而就」的作家。他寫作非常慎重，嚴肅，細心；他的原稿刪了又刪，改了又改，真是做到了一字不能加減的地步，他的那部傑作「空山靈雨」的原稿倘現在還留在人間，我覺得應該拿出來展覽，讓我們學習他那一字一句都不肯放鬆的嚴謹態度。最近偶爾看見一篇批評地山小說的文字，說他的作品帶着一種浪漫的彩色。這話是對的。不過「浪漫的彩色」與「浪漫主義」是有分別的。據我所知他的小說的題材幾乎無一篇不是取之於實現，他的「空山靈雨」就是寫他前妻的事跡，是一篇很好悼亡文字。他的「同命鳥」和「綴網勞珠」也都是描寫南洋的現實題材，雖然他在運筆和構思方面往往流為着相當的浪漫彩色。所以這些作品不僅給我們實感，同時還引起我們一種美的幻想。可惜近十年來他專心做學問，放棄了作家生活，我們現在讀到的都是他十五年前的作品。假使他不到香港大學去教書，我深信他必有更多的精彩作品留給我們。

地山也是最博學的一位朋友。我的朋友中專家固然很多，但像地山這樣博學多才的實在很少。——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這話應用於地山才一點兒不誇張。不管是任何不常被入研究的事物，祇要你問及他，決不會使你失望。他跟你一塊兒吃飯，他會給你講許多關於烹調的掌故，給你講筷子是誰發明的，中國磁器的演進史，甚至豆腐是何年何月何人傳到外國去的。假使你跟他一塊兒遊覽北平的故宮，他不僅為你解釋其中的字畫、骨董，講述些宮裏的掌故，並且他還可以給你詳細的分析中國建築與西洋建築的理論。假使你同他一塊兒旅行，沿途必能得到許多意外的知識。——這都是由於他讀書讀得的緣故。他幾乎無時不在讀書。他讀書不但精，而且博。他雖然是一個專門研究「比較宗教學」(Comparative Religion)的學者，但他對於哲學、文學、美術、歷史、社會學、考古學都有深遠的研究。

他那謙遜和靄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有天才，但不驕傲；也有高深的學問，却不自滿。他待任何人都很客氣，謙遜，非常有禮貌。他從來不生氣。他興奮的時候就好像一個小孩子，嬉嬉笑笑和朋友們鬧着玩。甚至待家中的僕人，路上的車夫，他都是和藹悅色，彬彬有禮。他要蓄長髮，留短鬚，不愛浮華的裝飾。

記得有一次我問他爲什麼取「落華生」爲筆名。他說：「落華生就是「花佬」的俗名，別的異實大都是掛在樹尖上招引人們的注意，深怕人家看不見他的光澤與色彩，只有落華生是在土裏結實，而給人們都是豐富的滋養。」

懷司徒校長

今天是耶穌誕誕節，我想起了許多師友，更想起了我敬仰的司徒富登先生。

司徒先生是燕京大學的校長，現在桃李遍中華，我想誰都知道。他雖是美國人，但他回以中國人自居，因為他生在中國，學生的專業也在中國。他爲中國培植了無數的青年，中國也沒有辜負他的熱情，給了他很好的服務機會。他愛中國，不亞於他愛美國。

同時，他是一個模範的，而具前進思想的基督信徒。

在中國這道的外國傳教師實在太多了，但成績卓著的却甚少。這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的日常生活未能與中國大眾的生活同化，譬如他們到任何地方，往往先建一棟小洋房做自己的住宅，接着又蓋一座西洋式的禮拜堂，神祕古怪，使一些老百姓不敢輕易涉足其間。另一方面是由於他們缺乏真正的服務精神，所以他們的工作不能適應新中國的需要，甚至有時還背道而行。且宗教是一種高深的哲學，應該與時代的政治，教育，科學搭配而合流，而這些守舊的傳道師不學習，不進步，只拘泥於聖經裏面所指示的理想大國，而忘却了我們生存於現實世界；所有的宣講材料都來自一部「聖經」——自然律。

經也是一部世界的寶訓，不過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原則來解釋它，分析它，以適合現實社會的需要。我們不應該把宗教看成迷信，更不應把「講道」看成一種宣傳迷信的工作。我以為一個傳道師最能表現耶穌基督的精神的：是他崇高的人格與服務人羣的博愛精神！而這種精神的表現不應該靠「宣講」，應該以專業或具體的工作來表現。

司徒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宗教學者，他不但精通各種拉丁各言文字，對於西方的宗教，哲學，文學，有深遠的研究，而對於中國固有的經典和現在流行的新文藝都有淵博的心得，對於我國現社會的各方面尤有精細獨到的了解。但他從不勉強人做禮拜，或讀聖經。記得我在燕大讀書的時候，雖然每逢星期日學校方面照例所謂「做禮拜」，但是自由性質，司徒先生從不勉強我們參加。他只是在處世接物，日常生活上，——做人的各方面，給我們一個示範，他完全以「行動」來表現他的耶穌精神。燕大的校訓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務」。司徒先生的確做到了校訓裏所說的。燕京大學今日對於社會國家的貢獻就是司徒先生畢生精神和事業最好的表現。

他自俸最簡樸。人家以為他身任大學校長，必很有錢，或薪金一定比人多，其實他最窮，因為他的收入比一般做職員都低。因為他是基督徒，薪金的多寡不以責任地位為比例，而以家庭的担負為準則；司徒先生是寡夫，兒女們都已獨立生活，所以他的薪金供給他一人簡樸的生活足矣，不像一般別

的機關，地位崇高，薪金愈大，分外的油水亦愈多！

他待人最客氣。從未見他生過氣，永遠是一副和藹可親的面龐。不管對同事，對學生，對路人，他都以誠懇相待，謙虛客氣。任何人給他私函，他必親筆作復。

不管怎麼忙，他每日必有若干時間讀書。

尤其使我敬佩的是他那廣闊的胸襟，他愛自由，所以他提倡自由思想與自由研究。當年蔡元培先生長北大，就是以「自由研究」奠定了中國教育界的學術基礎。燕大的教員和學生倘在今日的思想界或學術界有點貢獻，那都是得力於司徒先生實愛自由的精神。

這些都值得我們青年人學習。

最近報載，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燕大已被迫停辦，司徒先生已失自由。我們聽了這個消息，對於摧毀我們文化教育的敵人固極痛恨，而於司徒先生的安全尤為系念。

梁任公先生二三事

一月十七日爲梁任公先生逝世十四週年紀念日。周之風先生叫爲一篇紀念先生的文字。先生的道德文章，政治哲學，以及對於中國學術思想的影響，海內名家早有論定，無庸我再在這裏贅述。現在我要記述的只是關於先生的二三瑣事，由這些瑣事更可以窺見先生的治學與爲人。

民國四年，袁世凱要竊位稱帝的時候，先生憤恨之餘，寫了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的洋洋大文，理直氣壯的痛斥當時一般帝制妖學的謬論。事爲袁氏所聞，便密派他的走狗某送了二十萬塊錢去賄賂先生，請他不爲發表那篇文章。先生不但接受袁氏的賄賂，且提前發表那篇文章之外，更積極的勸促他的得意門人蔡松坡將軍潛赴雲南起義。

新月社在北平成立的時候，一般文人學者常到松樹胡同去聚談，或研討學問，或吟詩寫文，或評論時事，頗極一時之盛，先生亦常去參加。某日，同仁請先生講述「桃花扇」傳奇，先生熱情如火，

便以其流利的「廣東官話」滔滔不絕的將桃花扇作者的歷史，時代背景，以及該書在戲曲文學上的價值，一一加以詳盡透闢的解釋與分析。最後并誦讀其中最動人的幾首填詞，誦讀時不勝感慨之至，頓時聲淚俱下，全座爲之動容。

後，某日訪先生於私寓，見其書齋案頭放有精本桃花扇一冊，凡警句妙詞均經先生親加朱紅圈點，且作有許多警錫的頂批與註解。

又一次，在一個宴會上，某名士忽謂古今詩人從不以「緒」字入詠，先生乃誦乾隆「夕陽芳草見游緒」之句。

先生閒時喜集唐宋詩詞爲聯句，據我所知，經先生集書者已有三百餘副。副副妙絕。

先生雖是學者，政論家，思想家，但其藝術家的頭腦與風度。先生的生活形式，依我看，頗有浪漫詩人的情趣。先生健談，善飲，熱情，不拘形跡；醉後可以寫文，且一揮就是洋洋灑灑，非真言不足以盡意抒情；寫完文章，假使有人惹他作「麻雀牌」之戲，他也決不拒絕。

先生講學的神態有如音樂家演奏，或戲劇家表演；講到幽怨悽涼處，如泣如訴，他痛哭流涕；講到激昂慷慨處，他手舞足蹈，怒髮衝冠！總之，他能把他的整個靈魂注入他所講述的題材或人物，使聽者忘卻，身入其境。吾友聞一多先生最能模仿先生講學的神態。

先生生平最喜與一般青年接觸，尤喜和天資聰穎或用功最勤的青年親近。亡友徐志摩，先生的得意弟子，與先生過從甚密。當志摩與陸小曼女士要結婚的時候，商請先生出面證婚，先生欣然允之，但親友中却有異議。蓋志摩小曼都是離婚過的人，婚時的封建禮教勢力還很大，一般社會對於離婚過的人是看不起的；離婚過的人再結婚簡直是一種奇大的恥辱，且志摩的父母當時也不贊成志摩和小曼的結合。然先生却不管這些，到時依然出面為他們證婚，對於新郎新娘還有一段非常動人的訓辭，可惜全文我記不清了，大意是：「一個人只應該結一次婚。萬一婚後生活感到不美滿因而引起痛苦時，可離婚。但離婚不是常態，而是一種不得已的不幸。現在一般人對於離婚過的人往往予以鄙視，這是不對的；相反的，我們應該同情他們這種不幸的遭遇。結婚應該以愛情為主，沒有愛情的結合是不道德的，時時有破裂的危機。這種危機，死板的法律和傳統的道德有時也很難挽救。不過，愛情是不能玩弄的，玩弄就失去了愛情神聖的意義。志摩和小曼都是在婚姻上一度失敗了的人，今後更應警惕，應該如何的珍惜着這一次的結合，決不能再有絲毫的失敗假使他們再失敗了，社會決不會同情了！」

云云。

先生晚年入北平協和醫院治病，據醫師們檢查的結果，認為先生的「腎」有一個漏洞了，非割去

不能恢復健康。當時先生頗躊躇是否割去，親友們却一致反對施用手術。先生再三考慮的結果，還是從醫之言，終於割去一腎。

但割下之腎，細經剖驗，毫無潰爛現象。於是羣情忿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與主治醫師大表不滿。先生恐此影響新的醫學前途，便在病榻爲文詳述施用手術的經過，力爲協和醫院與主治醫師辯護。先生并認爲他們的診斷和施用手術都是經過科學方法推論與化驗的結果；假使有錯，其錯不在醫院與醫師，而在新的醫學尙待進一步的努力研究。

最後，先生并允許死後將他的腦部獻給醫師們剖解。

一位不相識的青年

前幾天，在一個黃昏的晚上，北風正在怒吼，細雨霏霏的飛着，街上行人稀少，是桂林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我坐在一間矮小的屋子裏深思，忽聽有人敲門，我說了一聲「請進來」。門開了，一位二十一二歲的西裝青年站在門口。衣履上有些泥痕，看上去頗爲狼狽，頭髮也被風吹得凌亂，滿臉凍得通紅，手腳也似乎有點僵冷了，他抖擻着很客氣的說：「你是熊先生嗎？」我說「是的！請進來坐。」我立起來順手遞了一把椅子給他。

我仔細看了他一眼，他也細看了我一眼。半響，我們沒有說話，我們在互相觀察着。衣履雖然不甚潔，行動似乎也有點狼狽，但從他的體格上，眉宇間，看得出他是一位英俊有爲的青年。

「今天真冷！」——他擦着他的手心笑着說。

「抱歉得很。我這兒沒有火盆！」——我說着就從熱水瓶裏倒了一盞開水給他。他喝了兩口，一雙凍紅了的手緊握着那只玻璃杯子取暖。我又仔細觀察了他一下，才發現他身上的衣服過於單薄；沒有外套，僅僅一縷帶泥跡油垢的舊膠襪西裝褲。

「我是從廣州灣折回來的！」

「哦？」

「今天剛到！」

「住在那兒？」

「行李放在一個小店裏！」——他說完就向我的屋子裏四週掃視了一下。

「你爲什麼從廣州灣折回來呢？」

「因爲要回上海去。那知走到廣州灣就恰碰着香港戰事爆發，所以只得折回！」

「你爲什麼要回上海去。那知走到廣州灣就恰碰着香港戰事爆發，所以只得折回！」

「你爲什麼要回上海去呢？」

「因爲我的家鄉是上海。家有一位七十歲的祖母，時常思念我。」

「你在那兒讀書的？」

「我本來在上海讀書，抗戰開始以後我轉學到重慶某大學，今年夏天剛畢業。」

「你學什麼的？」

「土木工程」。

「是今日國家極需要的科學！」——我讚歎着說。

「我的旅費早已用完了，我現在這兒找點事做，您能給我介紹嗎？」——他說到這兒似乎有些羞澀，連忙垂下頭，然後又慢慢的抬起頭來窺視我的回答。

「好，我給你設法，可是……」我口裏雖然答應爲他介紹工作，但我臉上的表情似有些難色，所以我又接着說：「我到這兒不久，工程界的朋友不多。」

「倒不一定是工程界，文化界……什麼書店裏都行！」他怕我推却又忙加上這麼一句。

「好！我當盡力爲你設法。」

在他的臉上頓時浮起了天真的笑容。水已經喝完了，但是他的手還緊緊的握着那個玻璃杯，我又忙倒了一杯熱水給他。喝完了這杯水，他將杯子很謹慎的放在桌上，又看了我兩眼，見我沒有什麼話說，然後就站起來深深的向我鞠躬而去。臨行還把他住的小店的字號告我。

我送他到院門口，一陣狂風將我吹得幾乎站不穩，但我竭力掙扎的站着，看着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在風雨中戰鬥着，直至他的背影消逝了，我才寂然回到我的斗室。

棄嬰

很多人擠在一條街的角落裏，彷彿在爭着看什麼，我與溫先生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便也往人叢中擠去。原來是一個剛生下來的嬰兒被遺棄在路旁。數十對的目光都注射在這小小的生靈上，他的兩隻小眼睜得很大，仰望着青天，似乎在祈求什麼，肥胖的小臉上發出慘淡的灰色，嫩紅的小唇在微微的顫動，表示着他需要哺餵。但站在旁邊看熱鬧的人們雖然也有人發出輕微的慨歎，却沒有人給予實力的援助！

這小靈魂爲什麼要投入這悲慘的世界？他爲什麼要生？生了又爲什麼被人拋在這陰暗的角落裏？他的父母說不定這時也躲在另一個陰森的角度裏哭泣，他們不是爲着封建的束縛，就是受了經濟的壓迫，而使他們拋棄自己血肉的結晶，幹出這悽慘不仁的行爲。然而誰不疼愛自己的骨肉？他們這樣做，一定有不得已的緣故！

從這嬰孩的種種表情上觀察，可以看得出他的父母似乎是一對「養不活」而拋棄他的，確，在這種

活高產育物為真的今日，一個終年勤勞的人假使他不肯昧羞良心去貪取不義之財，能够保濟自身的溫飽——僅僅溫飽而已——就算不錯，焉有餘力育養嬰兒？

我其不解近來的生活為什麼會高漲到這種程度？有人說是爲了抗戰，我想這不完全正確，我認爲主要的原由還是由於我國雜財義的圍城縱橫！這種現象使一般富人愈富，窮人愈窮，使大多數人的生活失去了均衡。在清平時代，中國社會并非無貧富之分，但那時米穀低廉，富者雖食山珍海味，但貧苦者至少亦也有糶糴麥皮充饑！

在這種不合理的狀況下，遺棄嬰孩的事情當然不能避免。人，是生之意志最强烈的動物，既有了配偶他們便不能不生育；即使他們想不生育，但也無法避免！在許多年前桑額夫人雖發明了生育節制的方法，但中國社會始終是在「封建」「禮教」的壓迫之下，致使這種方法未能普遍的推行；即使有人實行，亦僅限於極少數的知識份子。

大多數人今後恐必限於愈窮愈要生育的範圍。不但勞苦大眾必然的迫入這種悲慘的地步，恐怕一般小資產的知識份子也難避免這種劫運。某君，是一位以文筆爲生涯的朋友，他已經有了一個小孩，在現在這文章價格的年月，以一枝秃筆而維持一家三口的溫飽原就復困難，可是最近他的夫人又懷了孕，消息傳來，夫婦都非常恐慌，起先頗想赴某醫院施行墮胎，可是一時又籌不出那麼一大筆的住

院和手術費，且一般醫院也不肯幹這種「不仁」的事情。不得已，只好買了幾劑中國藥在家裏吃，但無效。現在他的夫人大腹便便，已屆臨盆時期，因之夫婦終日愁眉苦臉，一見朋友們就說：「怎麼養得活，怎麼養得活呀！」

那個被遺棄的嬰孩，你爲什麼要投到這個悲慘的世界呀！

不平凡的和尚

前天讀到予倩先生的「和尚也不容易做」的文章，使我聯想到藝和尚的故事。

因為愛遊山，我常有機會接觸各地叢林的法師。我雖不信宗教，但我認為宗教和言論一樣，應該讓人們自由信仰。且宗教與藝術都是人類精神的寄托。不過我認為信仰宗教等於信仰一種高深的哲學，對於宇宙和人生有深刻的看法，這決不是一個未成年或毫無學術修養的人能夠做到的。因此，我很反對那些沒有知識的愚夫愚婦求香拜佛，將血汗換來的金錢消耗在香臘紙燭上。我更反對一個未成年的少年或幼童，因父母之命或為生活所逼迫而「出家」。我認為這是極不人道的行為。一個有修養的成年人，因為要解脫某種情感上的苦悶而出世，剃髮修行，慈悲為懷，普渡衆生，這又當別論。

一個出家人最怕別人問他為什麼要出家？他不是默默不言報之以微笑，便含糊其詞的說「因為幼年多病」。我雖贊成前者的微笑，祕而不宣的態度，蓋有其難言之隱痛；但我却極反對後者「幼年多病」的理由，多病就該就醫，而不應該求神。因為幼年多病而出家，所以到中年身體復原之後則中途反悔而變節，以致鬧出酒肉和尚，風流尼姑的笑話。

我們一般在俗之人對於和尚尼姑的批評不外兩種：一是罵他們勢利，一是說他們風流。（這當然不是指凡和尚就勢利或風流的意思。）勢利和尚我的確見過。我遊峨嵋山的時候，便碰到些勢利的和尚。他們招待遊客亦如我們在俗之人，以衣冠階級爲標準；對於這官貴人，則盡諂媚殷勤之能事，對於一般平民則做出愛理不愛的樣子。因此，好事者爲形容此等勢利和尚會做一對聯云：「坐，請坐，請上坐。」「茶，泡茶，泡好茶。」和尚口中之「坐」與「茶」，與遊客的身份有密切關係。

至於風流和尚我却沒有見過。不過我見過一位胆大敢言的青年和尚。記得是在民國廿五年的冬天，我因事到長沙，順便登南嶽，一般老於遊山者都認爲冬日遊山不合時宜，一因山上雲厚，不能看到「日出」；二因氣候寒冷，行動不便；三因草木枯槁，毫無生趣。而我遊山向不拘於季候，但看當時的興致如何。所以那次到高山雖在嚴冬風雪奇寒之時，我還是遊興甚濃，壓邀我的朋友世文兄陪我登山。

到了山頂，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在群狗狂吠之下，叫開山門，將來意說明之後，「知客」便引我們上樓，入了一間客室。那屋子裡面的陳設真講究，舒適，除了紅木桌椅雕花床，還有紅艷的綉花枕被。一位小和尚給我們打了臉水，泡了茶，端來一個藤熊火盆。我當時很幽默的對世文說：「這樣

舒適的環境我也願意做和尚呢！」世文忙笑說：「像你這樣的人做了和尚一定是個酒肉和尚！」我說：「做個酒肉和尚也無妨，只要無碍清規！」

我們正在這樣開玩笑的說着，那位知客走了進來，看上去，他身披袈裟，手執佛珠，有二十二三歲的樣子；雖光頭，但在他的眉宇中瀰漫着一種清秀之氣，一雙炯炯有光的眼睛不斷的閃出熱情的光芒。我們互通了姓名，交際起來，才知道他曾到過上海南京，讀過相當的書，對於一般時下新出的雜誌尤愛瀏覽，我當時主編的一本雜誌據說他也常讀。因此我們談話特別覺得親切，毫不拘謹。我們談到中國的政治，談到南嶽的風景，談到天才詩人曼殊法師的逸事，談到朱謙之出家的原因，最後我談到宗教的改革，他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覺得我們佛教也應該和中古時代的基督教一樣，來一個大大的改革運動：把出世的思想改為入世的思想；把消極的逃避現實改為積極的與環境鬥爭；把自私的修練改為大衆服務；而且和尚爲什麼不應娶妻呢？——我覺得這是極不人道的的事情！我有幾位同學都是因爲在心理方面沒有得到滿足憂鬱而死！所以我贊成今後的和尚也應該娶妻，如同基督教的牧師一樣。」

世文是位研究社會學的專家，聽了這位青年和尚的論調，祇是頻頻點頭稱是，并推崇他爲佛教中的「路德」！我呢，因不通佛理，對於他的話不敢贊一詞。

最後他要我踴字留念，我就在他的紀念冊上畫了一枝牡丹，并爲題「一個不平凡的和尚。」

懷香港文化人

我會兩度到香港，因不會久住，所以她沒有給我什麼深刻的印象。現在浮現在我的腦海裏的，只是她的夜景。香港的夜景，的確美麗：整個山巒的燈光倒映在海面，隨着波濤閃爍跳蕩，就好像無數金龍在海上舞蹈。風平浪靜的夜裏，香港又變成了兩座珍珠塔，一座在陸地，一座在海裏。有時海上烟霧的起伏，更造成香港之夜的美麗。

其實我並不歡喜香港這個地方。偶爾住個三兩天，看看香港的夜景，買點隨身應用的舶來品，倒沒有什麼不可，不過在這地方住上半年就毫無意味。這也許是因為我住在北平太久了的緣故吧。二十年來古城裏樸實恬靜的生活使我到什麼地方似乎都住不慣！

我想我之不歡喜香港是由於我厭惡租界。雖香港的版圖早已不屬於我，但在我們的心理上總覺得她還是中國的土地，至多也不過把她看成津滬的承租界一樣。記得從前內戰的時候，有許多資產階級

往往遷居租界避難，我覺得因內亂而避難到外國人管理的地帶就是一種恥辱！何況在平時就有許多人藉着租界的庇護無惡不作，甚至還做些危害祖國的勾當。

在抗戰軍興以後，租界版面更是擠得人山人海，香港的人口也突增若干倍，這些人不但在精神方面早已與抗戰脫了節，就是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上也早已與抗戰毫無關係。甚至有些擁有權勢或資產之徒，乘着國難興風作浪，大發其國難財，據說他們吃的麵包牛油，穿的絲襪與抹的口紅，打的領帶與吸的紙煙，無一不來自香港，甚至還聽說有人坐飛機到香港去燙頭髮，生兒子！這真是太不成話！因此我在抗戰前僅是不歡喜香港而已，但是到抗戰開始以後，我簡直厭惡香港！

但是自從十二月八日日本強盜掀起太平洋戰爭以後，我無日不關懷着這首當其衝的孤島上的同胞，——尤其是那些因為受了當局的囑託而不得不在這孤島上替奉國策宣傳的文化戰士。他們并非像某些人爲了自私的享樂而居留香港，他們實在爲了推動文化工作的緣故而不能不住在這孤島上。九龍陷落以後，香港連日爲敵包圍，日夜都在敵人的飛機大炮的轟擊中！而且這些文化人大都是貧窮漢，平日的生活就够清苦的，到了這動亂的時候恐怕更一籌莫展。我們很欣喜的聽到中央已經匯了一筆款子到香港去接濟留在那邊的文化人，但因連日香港情形混沌，消息隔絕，所以到現在還未得着那些文化戰士的確實消息，因之他們的安全極爲我們所系念。昨據重慶友人來電，對於這些戰士最近的情況形似乎也不清楚。萬一香港一旦爲敵所陷，那麼情勢豈不更加嚴重！

偶與此間熟悉交通路綫的友人談及此事，他們說現在要營救留港的文化戰士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一方勸辦我外部電商香港總督，萬一港軍撤退，請其保護我國文化工作者一同到安全地帶，同時由我政府電令廣東方面的軍事首長，請他們協同設法營救。這種辦法我認爲最有效力，希望政府與社會人士火速促其實現。

在今年五月四日，政治部長張文伯先生曾招待重慶的文化工作者，他曾即席發表演說，記得其中似乎有這樣的幾句話：「現在聽說有不少的文化人都到香港去了，我希望他們都能趕緊回到內地來，那些想去香港而還未成行的文化人也請取消這種念頭，因為抗戰已到了真正艱苦的階段，我們更需要精誠團結，共同奮鬥，爭取最後勝利！」

所以我希望政府能速急營救留港的文化界！

寫給母親在天之靈

一

您以血哺養了我，

您以淚教育了我，

您辛苦了一生爲的是什麼？

無非爲了您的愛兒，

把他教養成「人」，做一個有用的「我」。

您的血、淚、辛苦、沒有白費，

他沒有辜負您的教訓，

四十年來，時時刻刻，

都在戰戰兢兢的做「人」，

做一個善良的國民；

他沒有做過一件昧了良心的事，

光明磊落，夜晚不怕鬼敲門；

他不願做英雄，也不願做賢聖。

只是一個平凡的老百姓，

對於民族國家，他永矢忠貞；

對於被壓迫的人們，他予以同情。

雖是個戲子，一個文人，

然而他，堅立在崗位上，

用他的筆毫不畏懼地揭露人類的妖嬈

驅逐黑暗，迎接光明，

不屈不撓地爭取正義和平。

母親，您的血、淚、辛苦、沒有白費，

您教我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

啊，您給我的愛比海還要深，

您給我的教育勝過億萬黃金。

您從不嫌您的兒子窮，

您從不怨自己的生活苦，

您從不希望享受兒子的福，

因為

您有您的鋤頭，

您有您的紡車，

您有鋼鐵般的手足，

您有熟練的生產技術，

您龍耕，能植，

也能紡紗，能織布，——

您整個的生活是生產，是勞動，是進步，

您不識一個字，然而您寫了一部偉大的書：

那就是您遺留下來的「生活方式」。

啊，母親，您是勞動神聖，是生產之母，

您是中國典型的農婦。

您是中國婦女解放的歌譜。

您在愛，我沒有好好的供奉，

漫說豐衣足食，即最低限度的溫飽我也未

會做到，

記得當年我會獻給您一件皮襖——你捨不

得穿；

我獻給您一對玉鐲，——你說戴了會妨礙

您的操勞。

我獻給您一根手杖，——您拒絕要，您說
您還沒有老。

家裏的雞，您捨不得吃，

牠們生的蛋您要留著款待親友，

您終年蔬食，連豬油都不常入口，

啊，母親，您您這樸樸的人走遍天下也

無處尋找！

坐前我未給您做過壽，

因為你不喜歡那一套；

如今您死了，我又未能親視含殮，送老歸

山。

二

且未被計給您開單，

朱盡人子禮盡的孝。

這次承桂林的友好給您追悼，

附在下面的祭文是田漢先生的手稿，

母親，您接受他們誠懇的真摯吧，

他們公祭您不是平凡的應酬，

是給一般像您這樣的母性彰表，

願母親在天之靈，

佑他們永為中華民族自由獨立而奮鬥！

安息吧，母親，

您的兒子永不會忘記您的遺教。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桂林文化界同志恭推白雲天先生為主盟，以南國特產的香酒奠

果，公祭祖母李太夫人：

我們公祭李太夫人適在公祭柳母李太夫人之後，人們極容易憐我體出於一種照例的應酬，但我們應該說：我對李太夫人的尊敬和追慕之情不只因爲太夫人是佛西先生的母親，當我們闡述了太夫人應酬之後，相信李太夫人這慕太夫人的人也將不止於與佛西先生相友好的這一群。

佛西先生是一位留過洋的戲劇學者，人們也很容易想像他的家必定相當闊氣的；其實不然，佛西祖傳的家業祇有七畝半田，用現在的話說，是屬於貧窮的家庭。佛西的令尊是一位茶商，經常在外。佛西十歲以前他和他的姐姐兩個人是完全靠着太夫人的辛苦操作纔得成人的。

太夫人的娘家原先據說也很有錢，領有很大的茶山，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引起一般農村的衰敗，加之後天不力，也就式微了。太夫人歸順老伯只有二十來歲，她沒有帶多少嫁嫁奩，她帶來的祇是一顆不怕勞苦與艱難奮戰的心，和一些原始的生產技術。她會種地，會紡紗，佛西剛誕生的時候太夫人誤子甚嚴，她的紡車聲時常和佛西的讀書聲和着直到雞啼。豐城熊家是大族，千餘戶的一個村子，文風也很盛。以前熊家的幫辦青年多聚在他們的總祠裡念書。某年一位縣官路過這村子，見歲多的深夜而祠堂絃誦之聲不絕，說：「這種村子將來必發。」後確果然人才輩出。太夫人老歡喜在紡車邊對佛西談起這段故事來勉勵他們用功。她說：「書只有三更燈火五更雞鳴苦讀出來的，沒有做伴。」十歲以後佛西在漢口受中等教育。那時佛西的會章處長李漢卿爲佛西，也曾接太夫人在漢口住過。

些日子。但她老人反對漢口那樣的洋場生活，現代的享譽看不順眼，也過不慣，她老不放心家裡就寬
 僻田園和生盛紡車，她覺得那兒纔是她可久住的崗位。於是太夫人便依舊回豐城去了。

備西隨着他令尊的商業的繁榮，由漢口而北平，而美洲，修畢了他的高等教育，但他令尊的商業
 却發生了挫折。那是民國十五年吧。熊老先生在湘鄂各地收買了大批的茶葉，豫備裝箱運到蘇聯，却
 剛剛碰上北伐軍興，長江南北成了戰場，他收下的那大批茶葉都在堆棧裡發了霉，致蒙了極大的損
 失。這次的失敗使備西令尊的事業一蹶不振。但太夫人呢，依然在田裡家裡日夜操作不息，她使她
 丈夫和兒子有一點後顧之憂。

太夫人直到古稀之年也不會偷過一天半日的安閑，家裡吃的蔬菜全是她自已動的，自己下的
 種，自己拔的草，自己澆的水。佛前有時寄點錢回去稍盡甘旨之奉，並且勸她老人家晚年應該珍攝，
 不必過於操勞了。但太夫人依然不肯假手於人，就是紡車的聲音也一直不會停歇過。這種精神我們相
 信是古老的中國為什麼能維持至今日的堅韌的綱帶。太夫人平日對於貧苦的親隣總是竭力之所能接濟
 他們。她說：「我自己也是窮人，我不過多哭一聲氣力罷了，反正我還健康。」

太夫人對子女們慈愛是非常懇切的。但長女出嫁後已死去八年了。實際祇剩佛西這條根。每逢佛
 西生日，不管相隔多遠，太夫人必定在家焚香祭祖，招宴賓客，替佛西祝禱。佛西在北平和美洲念書
 的時候也會數次回家省親。民國廿五年讀主席熊天弼先生邀佛西還鄉，佛西趁這機會又看了他母親，

母子相抱大哭，因為實在隔得太久了。但那知道這便是最後一次見面！因為兩老都是風燭殘年，誰老伯有時寫信給佛西不免要他多回來看看他們，而太夫人却總是說：「青年人自有青年人的事業，我們自己尚能料理自己，要他們回來幹什麼呢？」

太夫人這樣說也並非一般的套話。在老人家是深有所感的。我們不要忘記佛西的家鄉豐城屬南昌祇有百多里地。隔今日敵人的前哨祇有三千里。太夫人常在敵人的鐵蹄威脅下過日子，平日醫積的憤怒是够多了。再加前年夏秋之交敵人金華衢州，豐城也一度淪陷，太夫人上年紀的人隨大夥兒逃難到深山裏邊，黑夜裏跌傷了腿。在這亂離之中又找不到好醫生，這給與老年人的痛苦就可想了。她又怎能不迫切地期待後輩去幹抗敵救國的大事業呢？

我們所知道的關於太夫人的懿行實在太簡畧了。也會聽得佛西說，太夫人是不識字的。但太夫人所識得的不已經够多了嗎？由上面這一鱗半爪的敘述，我們已經知道這樣的賢母是怎樣為今日中華民族所需要。有了這樣的母親我們不必要有豐厚的財產也可以完成較高的教育；有了這樣的母親我們儘可放心幹我們的事業而不必過分擔心家累；有了這樣的母親我們可以做一個清廉負責的官吏而不必貪污；有了這樣的母親我們可以做一個有氣節的文人而不必曲學阿世；有了這樣的母親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為運賦而努力的戲劇工作者不必走向藝術的歪道。這樣的母親給與國家民族的貢獻不够多嗎？對今日過渡期比較脆弱的母性教訓不够大嗎？而我們今日紀念太夫人的理由不也够充足了嗎？

豐城這地方在贛江邊，雷聲山下。太夫人所住的村子叫瓊山鄉，他處萬山中，而村前繞着一條蜿蜒的小河，叫腰帶水，就像桂林的相思江。那兒的風景非常秀麗，宜乎當年太夫人到了溪口而依然懷念蒼家鄉，不願離開。但倘使她真早把太夫人接到桂林來看了這蒼家鄉彷彿的山水，尤其是接觸了桂林這比較溫暖的人的環境，也許她老人家可以多留些日子吧！但太夫人沒有能來，也永無這機會了，這正佛西所最悔恨，我們所最憤然的事！

我們還不能確定人類靈魂有無。但倘使人格的感化就是靈魂的再生，我們相信桂林也可以看見太夫人的面影的。我們在藝術上追求着顯露素樸的表現，而太夫人的人格正是誘發素樸的自身。啊，太夫人，鳴鑾車而南來，越九疑翩翩，徜徉七星獅子之間，接受我們誠穆的薄奠吧！倘使！

當代文叢
第一種

山水人物印象記

出版者：當代藝社

發行人：劉偉森

總經售：大道文化事業公司

曲江風塵路廿八號
桂林太平路四十四號

印刷所：大道印刷廠

五月初版

當代文叢

熊佛西主編

第一種 山水人物印象記（隨筆）

熊佛西著

第二種 罪證（小說）

駱賓基著

第三種 母親的話（隨筆）

田漢著